

浮  
溪  
集  
附拾遺

一





浮 溪 集  
附 拾 遺  
(一)

汪 藻 撰

# 浮溪集原序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甯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秘書。尙符璽。再遷尙書郎。立柱下爲右史。遂贊書命。入翰林爲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爲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覲爲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由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于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大。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苟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敝。作者衆矣。詞句儂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蹙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爲詞章。如昭士僑。嗜昌歎。爲一病。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廢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于此。豈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于中。而發于詠歎者。必寓之于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隍。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者。亦必寓之于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叩之輒應。愈叩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爲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爲余出

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兼太史筆，爲天子視草，始大發于文，深醇雅健，追配古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興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晉陵孫覲撰。

# 浮溪集目錄

卷一

奏疏四首

卷二

奏疏十一首

卷三

表二十四首

卷四

表二十九首

卷五

表二十七首

卷六

表二十八首

卷七

浮溪集 目錄

外制三十七首

卷八

外制六十八首

卷九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一

內制二十六首

卷十二

內制二十三首

卷十三

內制三十四首

卷十四

內制二十九首

卷十五

內制五十九首

卷十六

內制三十首

卷十七

諡議一首

序跋題說書後附十四首

卷十八

記八首

卷十九

記七首

卷二十

碑二首

卷二十一

銘十三首

策問一首

傳一首

贊二首

祭文四首

書筭六首

卷二十二

啓十九首

卷二十三

啓二十八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一首

行狀三首

卷二十五

誌銘五首

卷二十六

誌銘八首

卷二十七

誌銘十二首

卷二十八

誌銘十一首



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四十九首

卷三十

七言古詩二十三首

卷三十一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卷三十二

五言排律六首

六言絕句三首

詞三首

五言律詩四十七首

五言絕句十五首

七言絕句六十一首

臣等謹案浮溪集宋汪藻撰藻字彥章宋史文苑傳云饒州德興人孫覲作藻集序則云鄱陽人攷宋史地理志德興縣屬鄱陽郡覲蓋舉其郡名也登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封新安郡侯藻學問博瞻爲南渡後詞臣冠冕其集見于晁公武讀書志者僅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始載浮溪集六十卷而趙希弁讀書後志又增猥藁外集龍溪文集六十卷共一百二十卷宋史藝文志竝著于錄然趙訪跋羅願小集謂浮溪之文再更變故失傳頗多則明初已非完帙其後遂亡佚不存嘉靖中有胡堯臣者以舊傳浮溪文六十五篇詩二十七首詞三首合爲十五卷名曰浮溪文粹刊行于世學者欲觀藻著作僅據是編而其原本終不復可見今檢勘永樂大典各韻內所載藻詩文甚夥皆題曰浮溪集視文粹所收不啻倍蓰謹重爲編綴裒合成帙雖未必盡符原數大約亦十得其六七矣藻工于儷語所作代言之文如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皆明白洞達曲當情事詔命所被無不悽憤激發天下傳誦以比陸贄說者謂其製作得體足以感動人心實爲辭令之極則固不獨其格律精密擅絕一時其他詩篇雜文亦多深醇雅健追配古人孫覲作誌銘以大手筆推之洵可無愧雖楊萬里誠齋詩話紀藻與李綱不叶其作綱罷相制詞至比之驩兒少正卯頗不免爲清議所譏然其文章自能雄視一代固未可以一眚掩也惟明堂大禮畢奏告三清玉皇大天帝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本二篇明堂神異露香表本一篇奏告嘉州峨嵋山普賢菩薩等處表本一篇奏告潭州有獻司天昭聖真君等處表本一篇祈禱道場罷散表一篇功德疏

表一篇均非文章之正軌。謹稟承聖訓。槩從刪削焉。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永年

# 浮溪集卷一

宋 汪 藻撰

## 奏疏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

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驚。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劇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于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己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于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溫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惟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敵騎充斥于中原。羣盜跳梁于諸路。陛下專于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

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牽驕子。是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于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子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由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勅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勅之。祐曰。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尙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倚撫目前。爲道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于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

如馭心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惟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軍中。自稱使者。卽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旣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己。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使足以得其懽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濼。使人謂曰。公不奮命。當以濼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濼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于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姦。如以劉濼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之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預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預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預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

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預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于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于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爲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于朝廷。而爲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于公而不利于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于己而不便于國者。必不肯以爲可能。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爲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難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于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尙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尙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黷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

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眞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于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攷。恣爲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于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俸。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預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于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培斂之瘡。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若內外竝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知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于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



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耶？昔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于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于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常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撫州奏乞罷打造戰船等事

竊惟陛下屢降明詔，求直言，欲聞民間疾苦，朝廷闕失，盛德之事也。臣幸以侍從，蒙恩領州，熟眎疾苦，而不爲陛下一言，臣則有罪。臣嘗聞孔子之言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或問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去食，夫食之與兵，不可去也明矣。聖人豈不知此，而顧獨存區區之信哉？以爲不信之禍，甚于無食，無兵不可不慎也。陛下卽位以來，詔令之下，未嘗不以恤民爲言，懇惻丁寧，出于誠意，官吏于常賦外，秋毫及民者，輒論之。是宜父老扶杖往聽，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如書傳所載也。臣伏觀近日百姓

見朝廷命令之頒。反嘻笑咨怨。其故何哉。陛下以空文示民。而民莫之信也。何則。財利之在人間。非無量數之物也。譬一卮之水。酌之一卮。則竭矣。豈復能供鍾釜之用乎。國家逐路逐州逐縣之財。皆有成數。量入爲出。其理當然。今朝廷不問一路多寡有無。而責之漕臣。漕臣不問多寡有無。而責之郡守。郡守不問一縣多寡有無。而責之縣令。今日移文曰。爲某事支係省錢若干。不管闕誤。明日移文曰。爲某事支經制錢若干。不管闕誤。不稟承者。以威命臨之。上下使文。遞相逃責。至縣而極矣。推移不行。則浚民脂膏。以應期會。此所以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莫之信也。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椿大軍起綱。水腳。官吏軍兵請給衣賜。打箭頭鐵葉等錢。歲常用四十餘萬緡。不知此錢從何出哉。雖積欠常催。而積欠非朝夕可得。以爲不取之于民。是欺陛下耳。然尙有可議者。曰。邊改之難。臣請試指目前一兩事。最急而病民者言之。打戰船。買箭籛翎毛是也。本州正月初六日。淮安撫轉運司指揮。撫州打戰船二十二隻。限五月舉出。違限期。官吏竝重寘典。憲臣承命惶怖。卽時行下諸縣。計置材植人工。方欲施工。二月初六日。又淮安撫轉運司指揮。本州改造大樣車戰船二十二丈十六丈各一隻。本州辦集工料如前。三月初四日。又淮安撫使指揮。分拋二十六車船各一隻。下撫州候樣打造。三月初六日。又淮安撫轉運司指揮。分拋二十車船一隻。下撫州候樣到應期打造。前後四牒。未嘗一同。雖其未止于打造二十車船一隻。安撫轉運司。每承聖旨。指揮輒有改易。民間莫知執守。數月爲之騷然。今方候降樣。不知其樣如何。豈復當改易也。木植人工。驅而致之水濱。去州百餘里。一月餘矣。樣未至間。勢當復散。散而復集。是

重擾也。不知此役何時已耶。建議者必曰。官降度牒矣。何以民爲不知。軍興以來。度牒重重相因。雖減價不售。今又州州承打船。拋降倉卒。安能成錢。亦其錢。豈能及朝廷所降之數哉。借使使得此錢。以官錢貼支。猶須四倍其數。民間之費。又常數倍于此。蓋船之大者。二十二丈。法當用材四丈有餘。此材非深山窮谷中無有也。挽而致之。水濱。豈一日之工。一人之力哉。船之可用不可用。非臣所敢知。但見江西地理素薄。民生甚微。方此耕蠶之時。舉家暴露。畝田桑盼。然不得爲卒歲衣食之計。人人愁歎。陛下所常恤也。不知誰爲陛下畫此。得無用程昌禹之言乎。昌禹人材難逃聖鑒。是果足與參議論。共功名之人哉。陛下聽其言。而使數路生靈爲之嗷嗷。臣竊以爲過矣。至于箭箠翎毛。有司常計實用之數。下所產州郡收買。撫小州也。歲買箭箠二百萬。翎毛一百餘萬。一州之數如此。總諸州蓋不可勝計矣。亦安用其數如此之多乎。大抵地非所生。必求之他郡。今他郡各憂不足。安能及人。此其價所以十倍也。故一箠之直幾百錢。而翎毛則尤難遽集。至有縣令以翎毛決事者。詰朝訟者。執翎毛羅立于縣庭之前。往往旋捕鴈。雉。鵝。鶩。取之物。被其毒矣。豈特民乎。夫民旣無聊如此。而江西一路數千里之間。羣盜處處盤結。以爲勞而爲民。不若安然作賊。萬一羣起。合而爲一。豈不爲陛下宵旰之憂乎。況方解嚴之時。尤當愛惜民力。若平居無日不擾。不知四方有警。陛下何以待之。臣所以夙夜爲國寒心者此也。此皆陛下與大臣畫可帷幄之中。而臣乃以區區之愚。妄言于闕庭數千里之外。其不爲陛下信也必矣。然事固有不可忽者。陛下胡不遣一二忠信之臣。按行而巡問之乎。儻不如臣言。臣當受罔上之罪。萬有一分可採。陛下何忍驅數州赤子。

使之相延而爲盜哉。臣不勝憂懣待命之至。取進止。

奏論諸將無功狀

臣竊惟金人爲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卽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于天下。而敵騎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浙江則破浙江。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于乘桴入海。悵悵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瓚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厮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擄。甚于敵人者。陛下不得而問也。擁重兵。居閒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吝也。然天下之人。猶謂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爲陛下施一鏃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亟力勦除。敵必終身懲罰。不敢復南。此則俊忠于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爲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寇性強愎。

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已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嘗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敵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瓌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泊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爲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梈朝夕飲宴。敵至數十里間。不知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尙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爲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王瓌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志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家所爲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爲陛下言者。豈以爲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借此曹爲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爲之主耶。所謂爲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爲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略罹其戕。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戕。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敵人侵

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爲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爲幸也。豈今日之所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敵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鬪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欲自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于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指麾云。俟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溫州。是諸將旣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十驅之使鬪。猶懼不前。況令之使遁耶。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輒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于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勳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纊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旣。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爲恩。況此曹平時厭飫于擄掠之費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于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少貸。此其所以爲高祖也。故韓信曰。陛

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耶。今陛下當以將將爲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爲敵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統攝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爲名者。主將將佐僚屬。竝論如法。仍使于偏裨中。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爲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爲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敵或盡數過江。或于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于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于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奏論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轉運副使不當狀

臣竊惟國家自軍興以來。紀綱日失。其序陛下赫然中興。凡民物之利害。吏之黜陟。法令之當否。所恃者郡守監司。郡守休戚止于一州。監司實通一路。苟非其人。產禍召亂。有不可勝言者。今兩浙密邇。行在蓋一時根本之地。新經兵火。郡縣瘡痍。大半未復。議者謂朝廷必留意監司。慎擇人材。非他路比。及除目

之出。乃用呂源、姜仲謙。是二人者。其操行汙濁略同。一旦竝制選除。且同爲一路。以此士論沸騰。相視竊笑。茫然莫知其端。臣謹按呂源。升卿之子。家富于財。專以苞苴交結權倖。爲進身之資。初自常調。結林靈素。孟昌齡。而得監司。未幾罷黜。復結王黼。而得舊物。黼敗。人爲源危之。方是時。李邦彥當國。知趙子崧者。邦彥所厚之客也。遽以女妻子崧之子。厚其奩具。卽除軍器少監。意猶未已。遂傾貲結梁師成。無何除職。帥廣西。及賜對使朝。一日而獲恩數者八。進職。進官。進賜名。錫章服。父贈待制。所生母封夫人。諸弟補官之類。皆人臣非常之恩。師成極力薦援。種其所賂而爲之報也。比者源被召赴闕。士大夫謂朝廷必深知其所爲。且斥而不用矣。曾未閱月。爲兩浙轉運使。夫兩浙。名部也。轉運使。崇資也。平時進擢能臣。不過爲副使而已。呂源何人。輒當此選。若仲謙則甘心爲譚楨之奴者。楨之討方臘也。仲謙以官從軍。禿巾小帶。身雜胥吏。趨走楨前。倚託權勢。傲睨視人。施施然自以爲得計。而忘其身之醜也。自後除延閣。典大藩。對賓客。輒言仲謙卵翼。皆顯之之賜。顯之。楨字也。此浙人熟聞而親見。指名而嗤侮者。奈何使之持節居其士民之上乎。若朝廷以二人者沾沾自喜似敏。敢爲誕謾似才。奮當劇煩。似有風力。以爲足以辦兩浙之事。臣竊以爲過矣。今兩浙人心未安。緩之則凌遲。急之則紛亂。正當得老成而知大體者。威惠兼行。庶幾稍定。當此之時。豈堪二小子重擾之耶。況近者臣僚論列。自崇寧以來。諂附非類。得官得職者。竝行追奪。且鏤板籍記姓名。爲萬世姦邪之戒。蒙陛下開納施行。今源由靈素。昌齡師成。而得直龍圖閣。仲謙由譚楨。而得直秘閣。皆當在奪職籍名之數者。既未掃除。乃同時陞擢。不知朝廷好惡安在。無怪士論之紛



紛也。伏望睿慈。速罷源。仲謙。別選修飭廉平之吏。毋使十四州之民。謂朝廷用人。復如前日之謬。善人聞之。解體。姦人得以乘間窺伺。其害非細。所有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兩浙轉運副使。詞頭。臣未敢撰進。

# 浮溪集卷二

## 奏疏

### 論淮南屯田

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于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冬之役。振古未聞。迺者盤礴之師。至江塢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于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兵旣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必不能守。若爲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耳。蓋可驅而去也。淮南游羅金人蹂踐。且羣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棄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爲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諸頭領。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除現存人戶田產不可借外。其餘流移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地而耕。俟糧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步而圖中原。旣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羣盜。此萬世一時也。取<sub>淮</sub>止。

### 論僑寓州郡筭子

臣聞自東晉以來。累朝皆治金陵。當時中原爲五姓所據。于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故江都謂

之南兗州。則兗州之人所居也。京口謂之南徐州。則徐州之人所居也。以至南豫州。南司州。亦然。比金人入寇。多驅兩河人民。列之行陣。號爲簽軍。彼以數百年祖宗涵養之恩。一旦與我爲敵者。豈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爲其劫質。以死脅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嘗一日忘宋也。今年建康。鎮江。爲韓世忠。岳飛。所招。遁歸者。無慮萬人。其情可見。臣愚以爲莫若因此時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悉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權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他類此。無事之時。多印文牒。先行散布。使皆明知國家優恤之意。俟其入寇。徐以旗幟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其有。無足以相通。禍患足以相救。與鄉居無異。亦何爲而不居乎哉。況浙西州縣。昨經焚劫之後。人遭殺戮。戶絕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產頃數。以待僑寓之人。計口而給。與土人雜耕。撫存老幼。係累其心。俟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陣。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擄。反爲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取進止。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爲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遲赴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勞效。乃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瑗爲是耶。爲非耶。若以爲非。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爲是。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瑗之身。

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稔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恥甚矣。縱方今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稔者耶。況新除人別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爲人所奪。有十年不霑一日之祿者。宣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稔復啓僥倖之門耶。臣以爲不罷士稔。恐人人效其所爲。苟欲貪祿。則冒恥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軍。或且令蘇遲赴任。斥去士稔。爲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稔依舊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邢煥孟忠厚除授不當狀

臣聞人主之政。公與私不並行。恩與法不兩立。以公滅私。以法奪恩者。治。以私害公。以恩撓法者。亂。此古今不易之道也。陛下以邢煥爲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爲當。而稱贊聖德不已者。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爲係隆祐太后之親。令依舊文資。中外之人。闕然不息。致臣僚交章論奏。雖煩聖訓諄諄。誨諭終莫能弭者。以其出于私恩也。昔漢明帝馬后。爲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者。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關內侯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拳拳如此。豈不以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宗族太亂。非己之福耶。故自古欲觀母后之賢否者。無他。在于能遠外家之寵。與不能耳。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于茲矣。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公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內之人。非特

得以議陛下。而于隆祐亦不能無疑。非所以成隆祐遠嫌之德。而全陛下孝養之誠也。此事所係非輕。臣不敢緘默。伏乞睿慈。檢會以前臣僚章疏。詳加省覽。早賜施行。所有邢煥、孟忠厚書牘行下指揮。臣未敢施行。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爲王革等係參酌元犯。降等陞敘。今來臣寮論列。若全不敘復。卽不霑登極赦恩。可于逐官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旣蒙陛下留聽。又煩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能已者。敢因宋晦再爲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爲慶。刑而人不以爲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茲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勵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而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故何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于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自崇寧以來。綱紀日紊。其兼官據勢者。非贊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閹官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厮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諂謬。攘取公器。如盜賊然。攷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搢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搢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鬻竊之人。雖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況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

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爲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纍纍然玷汗清貫。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耶。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于此而不復。非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爲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爲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爲哉。正使褻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彊。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旣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如咨怨何。臣以爲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管仲。吉甫。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爲如宋晦輩。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朝廷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爲一等。每等集爲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勞効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于不敘復而已。又有雖嘗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兇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竝罷。而近日

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于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者。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竝明降指揮。孰爲常得。孰爲當罷。指定姓名。鑲版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卽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爲陛下守此名器。轉成中興之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浚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爲中國困于強敵。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于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爲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泊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爲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備錄。韓世忠捷奏。又謂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敵于蔣山雨花臺。各筍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爲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爲窮蹙之狀。以疑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爲度夏計。而陽爲窮蹙者。特以疑我師耶。建康爲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爲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臥乎。不知羣臣日至

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爲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旣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爲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況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爲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浚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迺邈前去。以爲策應。此固陛下長算也。不知張浚果能爲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浚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于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浚軍旣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敵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爲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論蘇良冶轉官不當狀

臣竊以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朝廷安富尊榮。中原初未嘗有犬吠之警也。一旦姦臣唱爲取燕山之計。貪功嗜進之徒。如蚋奔酸。希慕恩賞。卒之寇騎再犯都城。喪地數千里。百萬生靈。肝腦塗地。二聖北狩。至今未還。其禍蓋始于燕山。今士大夫聞說當時之事者。無不流涕痛恨。尙復忍論當時之功乎。蘇良冶臣不知其何人。亦不知其功狀虛實。但今日而錄燕山之功。實爲非政。且良冶一人被賞。其類必多。將源源而來。朝廷與之。則其失愈甚。不與。則恩施不均。恐于綜核名實。鼓舞四方之時。非所以訓臣愚。伏望聖慈明



詔有司。凡燕山之功。更不收斂。庶幾杜塞無名之賞。慰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所有蘇良冶轉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乞懲勸均稅狀

右臣先奉敕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稅。已立條約。下諸路監司行去。竊以爲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均立縣稅。皆得平允。竝無人戶詞訟。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等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觀之。無不盡力矣。

乞修日曆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于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竝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之謂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

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呢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于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刑一無罪。殺一不辜。涵養生靈。耕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于人心。止緣姦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墮。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于定哀。則其事詳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相接。尙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黑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

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預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尙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顛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蒐討補闕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

貼黃

臣契勘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但見當時所頒命令。若除受差遣黜陟。與臣僚出處始終。則有所授告劄。或家集行狀。今湖州土著及流寓士大夫家。未嘗被兵。藏書具在。如陛下從臣纂集。乞并賜移文。于逐家取上件文字。錄訖付還。庶幾粗成編帙。伏候敕旨。

湖州奏乞修魯公祠并賜額狀

伏見本州城東能仁院。有唐顏真卿祠堂一所。謹按石刻。真卿以大厯七年。自撫州除湖州刺史。逮今四百餘年。州人奉祠不衰。前此爲湖州刺史者多矣。而此州獨拳拳于真卿者。豈非以忠義感人。有不能忘者耶。自艱難以來。州縣官吏。日以軍興爲憂。如真卿之祠。見爲不急。棟宇傾仆。將就泯滅。臣實惜之。竊謂方今多事之時。所以昭勸羣倫者。忠義爲首。而名節暴白。莫如真卿。昔章聖皇帝東巡。嘉張巡。許遠之節。

旁郡若不特加崇獎。恐無以慰邦人之思。欲望聖慈。量給度牒十餘道。付臣市材葺治。顯遺直之魂。激之氣。誠非小補。如蒙俞允。仍乞賜一敕額。伏候敕旨。

書局轉官辭免官劄子

右臣昨蒙指揮。編類上件詔旨。雖訪尋墜典。綴緝缺文。以備史官之求。粗有區區之志。然未嘗筆削一字。與掌故不殊。有何勞能。妄叨顯秩。況臣方食奉祠之祿。日愧空餐。恨無毫分仰報。知遇。豈有偶緣一事。使冒遷官。非惟愚分難安。實懼人言可畏。所有誥命。不敢祇受。



# 浮溪集卷三

表

##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天命有歸。將嗣興于景運。人心胥悅。咸暱就于至仁。雖辟表之非遙。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危衷。伏念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廷之厄會。偶二三輔弼之無人。猥以庸虛。參其謀議。旋屬敵情之變。遽成天步之艱。二帝出郊。旣蒙塵而不返。九祧乏祀。將攝裸以爲名。所宜引死以力爭。願獨包羞而苟活。生雖可恥。志則甚明。蓋天下屯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惟觀濟否之如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儻奉真人。光膺神器。嗣一祖八君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吟。誓伏歐刀。敢煩司敗。幸率土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輟以事周。雖國鴻休。實臣素志。願假須臾之死。前瞻咫尺之威。伏望皇帝陛下。中奮英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之壘。趣駕未央之宮。盛九賓之禮。以見羣臣輯六獻之儀。而朝清廟。時方多故。幸少留黃屋之心。臣旣無功。願自謹清宮之職。

## 上皇帝勸進表

天人同心。方嗣興于有德。宗社重事。可久曠于常尊。雖懇款以樂推。猶逡巡而牢避。凡茲俟命。安可措躬。

恭惟皇帝陛下。識照幾微。誠參化育。早毓神明之胃。茂昭文武之英。有開必先。既訟獄謳歌之畢集。惟德是輔。將神祇祖考之咸安。當承再造之休。乃守一謙之益。三靈交後。四海時依。惟聖人所貴于因時。凡天下莫先于定分。今九廟尙虛于裸獻。兩河未入于輿圖。繼體守文。當亟收于衆俊。宅中圖大。宜溥究于遠圖。儻差一日之幾。孰啓千齡之運。伏望皇帝陛下。俯占輿誦。光御法宮。泚中國而撫四夷。履至尊而制六合。雖以位爲樂。非堯舜之本心。然其命維新。蓋周邦之舊物。瞻威在望。得請爲期。

羣臣賀皇帝登寶位表

天啓昌期。御羅圖而出震。人瞻睟表。負黼辰以當陽。既三靈宗社之有歸。將萬世人民之永賴。竊攷帝王之受命。殆將今古以同符。必國步艱難。始天地出非常之主。及治功宏濟。乃子孫承罔極之休。恭惟皇帝陛下。勇智自天。英明冠古。躬返樸還淳之儉。奮興衰撥亂之剛。方率土之謳吟。共思劉氏。宜昊穹之厯數。專在舜躬。爰除高邑之壇。俯應大橫之兆。取炎精用事之月。卽藝祖與王之邦。有三千同德之臣。共扶鴻業。用七百年之數。重立丕基。方圖政事之修。獨運神明之斷。豈止兩河之復。卽觀二聖之還。臣等幸備周行。獲逢嘉會。接千歲之統。交侵行殄于四夷。盛九賓之儀。率舞但同于百獸。

車駕移蹕臨安府賀表

涓日上春。移都近甸。用虞書東狩之禮。示魏闕西歸之期。國步寢康。人心胥悅。竊以用永地于新邑。盤庚所之青旻。會者矣于東都。宜王由之復古。不有真主。孰炎遠圖。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置勉行道。自寇

戎之荐入。爲宗社之深憂。側身修行。而志極于艱危。菲食卑宮。而力圖于興復。始遊襄野。卒然雖假于問途。旋駐岐山。從者有如于歸市。旣天心之悔禍。宜宇內之休兵。將返舊京。先移清蹕。越濤江而北渡。御方岳以中居。臣蚤扈時巡。適嬰郡寄。入關建策。莫輸戍卒之忠。望日馳誠。徒喜長安之近。

### 車駕移蹕建康府起居表

江山地險。將定厥居。輿衛天行。先巡所守。會公侯方岳之下。覽形勢帝王之州。宇宙清明。華夷震疊。伏以盤庚五遷。而商人卒服。重耳三駕。而楚子莫爭。方宏遠之是圖。非宴安而執戒。矧謀舊物之復。可諱屬車之勞。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誠配高厚。雖居萬乘。躬曾。閔之至哀。爰整六師。據高文之宿憤。旣王者不聞于有外。故春秋尤大于復讎。臣方奉異祠。莫居官守。與瑯琊而續晉之祀。竊陋前規。遊雲夢而縛信以歸。願求故事。

### 車駕親征起居表

萬旅戒嚴。六飛巡狩。法成周之時邁。張大漢之天聲。恭惟皇帝陛下。誠貫神明。資兼智勇。合羣英之策慮。與中丕之基圖。念問安猶隔于雞鳴。豈撥亂得辭于馬上。姑從簡約。用示憂勤。臣方遠闕庭。莫供牧圉。神戈所指。方令裘度以視師。清蹕之行。將獲呂嘉而名縣。

### 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

年運而往。天時俄及于凜秋。日舒以長。物外方覲于浩劫。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研幾繫表。探蹟寰中。旣與



夫造物者遊。孰肯以天下爲事。遺元珠于赤水。久矣相忘。飲膏露于金莖。自然難老。臣等幸參法從。嘗侍清光。徒傾就日之誠。莫遂瞻天之意。〔案〕此表當是靖康初。漢爲起居舍人時所作。因本集原日先後無攷。類次于此。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惟一人修不已之誠。故四海祝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厚。孝通神明。躬行曾閔。于九重力奉姜任。于萬里雖天人之交相。實今古之未聞。十載中天。瞻鬱鬱葱葱之氣。一朝廣內。賦融融洩洩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嬰官守。阻造闕庭。方歎唐朝。屢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遙知坤極之尊。莫望天顏之喜。

星變百官請皇帝御正殿表

乾象垂精。稍拂清臺之候。聖心祇戒。久稽路寢之朝。旣浸沴之潛銷。猶森儀之未復。凡居覆幬。孰不屏營。恭惟皇帝陛下。光紹祖宗。丕膺麻數。萃勤儉于一己。濟艱難之百爲。雖功如堯帝之巍巍。與天同大。然心體文王之翼翼。無日不恭。比綠象緯之愆。昭示國家之戒。皆臣子素餐之過。何聖神軫念之深。乃遷黼座之尊。退避法宮之正。損厥奉御。出于精誠。然百辟晨趨。宜肅乾坤之位。四方秩請。願瞻日月之光。儻降次以自居。則在庭之安仰。伏望皇帝陛下。特回淵鑒。俯徇誠祈。稱警蹕以出房。垂衣裳而當空。向明而治。合禮之宜。不惟安羣下之情。抑以答高穹之意。

星異請御正殿表

星孛經躔。茲爲變異。帝居便坐。爰示焦勞。旣蒙昭格之休。宜復敦臨之大。仰輸誠懇。未賜俞音。竊以聖人明精禋之文。儒者守災祥之說。求厥象類。捷于形聲。惟皇天篤佑于人君。乃垂譴告。在明主丕承于上帝。獨有寅恭。比妖象之下臨。雖有邦之所戒。孰云憂責。上及聖神。若稽太史之占。靡推于數。躬正格王之事。不應以文。旣損饜羞之珍。仍獨聲樂之奉。布詔書而求民瘼。開言路而達下情。其爲報塞之誠。可謂精專之至。尙虞五事之闕。弗御九筵之居。于盛德以維光。在羣情而實懼。伏望皇帝陛下。俯稽邦典。參酌民言。正天子當陽之尊。副海隅傾日之意。瞻威在望。得請爲期。

星變請御正殿表

保章瞻象。旣除星禋之災。太僕詔王。盍正朝儀之位。游市瞽言之瀆。未蒙淵聽之移。敢冒威尊。再陳悃悞。恭惟皇帝陛下。憂勤御宇。寅畏事天。側躬如雲漢之詩。省己甚桑林之禱。比逢大異。尤軫清衷。靡臨便坐之朝。退卽齋宮之次。雖星移應德。本繇和氣之乖。然人定勝天。卒致妖氛之息。精禋已通于上下。等殺宜肅于尊卑。尙屈天威。曷全國體。伏望皇帝陛下。順抑揚之理。協中外之心。躬秉璿璣。齊列宿左行之度。光臨黼座。示一人南面之尊。積此懇誠。祈于矜允。

宰臣進三省通用格式表

政省藏書。實紀璣衡之要。儒臣奉詔。重加筆削之功。粲然詮次之新。成以緝熙之久。裁爲信典。仰冒清光。

臣伏以帝有所興。雖本精神之運。事爲之制。必求防範之中。蓋世無一定之宜。則朝有屢遷之令。既閱歲時之積。遂增品目之繁。不綜其歸。孰裕而決。況臺省紀綱之地。蓋國家政事之原。詒厥孫謀。嘗厯紛更之患。視諸故府。多仍躋駁之餘。願雖日月之奚傷。正恐江河之易犯。懋昭成憲。有待聖時。肆垂三尺之文。盡削兩端之弊。恭惟皇帝陛下。政循周舊。法體堯成。惟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故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會萃累朝之式。編摩一代之書。蓋將垂裕于無窮。豈復習傳于既往。三聖相授。益爲孝友之光。百世可知。奚取質文之變。都居綺錯。凡要星陳。臣等蚤以爽揚。總茲論撰。退慚未學。無國僑潤色之才。願與羣工。遵文考儀。刑之典。

元命日百官乞詣寶籙宮行香表

天佑民而作之君。宜膺備福。臣歸美以報其上。冀効微忠。游輪悃悃之辭。未動崇高之聽。敢同衆志。再冒嚴威。臣伏以至人無名。豈陰陽之能制。大德必壽。蓋臣子之願然。矧逢基命之辰。茂集紀生之慶。眷惟吉壤。夙有殊庭。標祕籙之新名。會叢霄之真馭。當肅朝紳之列。就增神策之期。閱六十日之回旋。時焉致款。祀億萬年之綿遠。意則無窮。茲愛戴之常情。非寅恭之過禮。敢圖睿聖。固執謙虛。謂將仁壽以同民。不欲福祥之專己。仰戴乾坤之大。益深淵谷之危。未賜矜從。若爲退聽。伏望皇帝陛下。俯垂淵照。曲徇羣情。許令承學之徒。咸遂增高之算。雖華封至賤。祈年屢辱于堯辭。然莊語可稽。受命終期于舜獨。

申畫封圻。域彼要荒之遠。列爲郡縣。赫然亭障之新。方用夏以變夷。旣由中而及外。同諸近服。錫以嘉名。伏以天下一家。王者必期于無外。日關百里。聖人務斥于提封。惟茲生聚之毗。自昔羈縻之域。采入其阻。往成于方。我陵我阿。不以山溪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來稱都護之觴。增廣職方之籍。疆以周索。達于海隅。樓櫓相望。雖廣谷大川之異制。書文混一。豈故家遺俗之有存。坐成形勝之區。無復華離之國。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聰明有臨。成乎安疆。聲教極舟車之至。同其實利。畏懷無鏃矢之遺。坐令種落之居。皆置朝廷之吏。用充國金城之略。過伏波銅柱之封。幅員旣長。錯地形之如繡。財賦底慎。哀方物以來琛。同我太平。惠于中國。臣等幸逢休運。親睹膚公。守在四夷。已扼襟喉之勢。對揚萬壽。願陳江漢之詩。

### 賀諸州祥瑞表

天地相合。充滿至和。舟車所通。徧爲祥瑞。會四海之圖牒。獻中天之冕旒。悉輸囊籥之藏。若有機緘之運。伏以福有象類。誠能感通。惟日新之德難名。則時萬之祥屢應。定樂章而爲年紀。何可殫名。旅王命而詔史官。殆無虛日。恭惟皇帝陛下。功超治古。福浸黎元。蓋天其申命用休。故物皆不召自至。成非彫刻。駢衆巧以俱新。合若節符。越數州而竝見。宜作春秋之一藝。載彰洪範之九疇。臣等親睹降康。敢忘歸美。上符瑞數千百所。旣坤前聞。稱封禪七十二君。願求故實。

### 賀赤鳥白鵠表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伏以鳥本

陽精。鵠知歲事。方聖祖紹隆于火德。適天時應在于金穰。宜爾珍禽。呈茲瑞質。孝能致嘯。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鴛鴦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執謂二蟲之無知。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跂行喙息。皆安性命之精。嶽貢川珍。盡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采而成章。乃同時而薦祉。迴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莊子雕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來儀之風。

賀黃河經夏雨不泛溢表

天眷弗違。水行斯應。盡伏黃流之奔猛。來符聖德之休明。伏以河入中原。行一十五郡。水失故道。蓋千三百年。方渚涯莫辨。馬牛之時。舉城郭皆爲魚鼈之食。豈有安行于積歲。略無泛溢之類波。坐息堤繇。永無鄰壑。蓋伏遇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九功皆出于天成。三策靡資于人力。氣涉桃華之候。民忘蟻潰之驚。南畝相望。多稼雲彌于四野。金堤不動。長橋虹峙于中流。宜鑄砥柱之銘。行覩珍圖之瑞。臣等幸陪近列。獲望榮光。端委以臨。既不忘于禹績。允猶而翁。將無愧于周詩。

賀解池生紅鹽及鹽寶自生表

治格天休。祥開地寶。神功自著。盡輸鹽澤之藏。瑞色相鮮。獨表炎精之應。惟時竝見。從古罕聞。竊以周觀安邑之池。晉寶郇瑕之利。緊民仰食。與海分功。醴以千畦。必待薰風之至。凝而一色。每同積雪之珍。未聞春液之先堅。更與朝陽而爭煥。蓋天地作成之功速。靡顧常期。故坎離融結之氣交。合爲瑞珍。特佳言

陛下丕承三極。協用五行。眷惟廣鹵之源。實佐大農之用。方百神之受職。仍一德之昌期。宜爾坤靈。效茲川貢。成非人力。真潤下以作鹹。粲若霞敷。異熬波而出素。史有特書之美。人無淡食之嗟。臣等幸服邇僚。欣逢休應。既同梅實。助聖人神鼎之調。將致虎形。備重屋嘉籩之薦。

賀灑南班師表

小醜亂常。敢憑陵于鼠穴。偏師薄伐。旋毀覆于梟巢。捷書流聞。戎漠震竦。竊以羆狃孔棘。十乘以之啓行。蠻荆來威。四方以之無侮。維二川之南鄙。有六詔之遺黎。雖種類淺微。莫能統一。而封疆交備。每輒寇攘。大張我師。采入其阻。未悔觸藩之禍。尙懷拒轍之姦。武節載馳。靈旗斯指。伐山通道。駭王旅之如飛。折賊執俘。信天聲之有赫。旣掃除于妖孽。益恢扞于方隅。邊障肅清。里閭安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操德勇智。玩心神明。端拱九重之中。折衝萬里之外。沈機罔測。獨斷不回。干戈省躬。居無忘于遠略。鈇鉞飾怒。動必克于仇方。矧絕塞之荒墟。宜指期而殄滅。臣叨備近職。預聞吉音。徒誦周雅采芑之詩。莫陪漢庭奉觴之慶。永言抃躍。實倍等夷。

江西提舉司賀冬表

日官祇日子朝。告陽來復。天子承天之意。與物咸亨。愛修亞歲之儀。茂對履時之慶。恭惟皇帝陛下。誠參化育。幽贊神明。朔復朔而謹治麻之端。形無形而體好生之德。推步舒長之景。數得周正。逍遙供奉之班。心存魏闕。

己酉年冬至遙拜道君皇帝表本

伏以日官推三統之元。茲爲終始。王者會八能之上。以下豐凶。惟亞歲之佳辰。啓後天之遐福。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道隆治古。澤在生民。雖孔子之居九夷。寔忘其陋。而黃帝之從七聖。未免于迷。旣陽復于黃宮。宜慶回于丹辰。臣遠顏茲久。結戀殊深。上漢殿萬年之觴。莫諧至願。御穆王千里之駿。惟祝遄歸。

庚戌年冬至表

伏以三微肇序。方迎舜日之長。萬類傾心。同望堯雲之遠。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功齊列聖。道冒羣倫。溫柔寬裕而足有容。夙諧民願。進退存亡而不失正。允合天心。理極屯艱。時當亨復。臣久遠溫清。徒軫夙宵。聽嚶谷之新笛。于占則吉。知襄城之法駕。不日而旋。

辛亥年正旦表

伏以接千載之統。推神筴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粹精。怡神沖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顏。游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辰之猶賒。鴻鴈雖寶。莫附帛書于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于蓬萊。

紹興十五年元會賀表

接千歲之統。方啓昌期。盛九賓之儀。大朝獻歲。會簪纓于率土。瞻旒辰于中天。恭惟皇帝陛下。道冠羣倫。

澤流億世。天休滋至。知受命之惟新。治具畢張。見修文之益備。臣久塵法從。叨領真祠。聞盛典之復行。與情而交慶。受四海之籍。遙企于垂衣。奉萬年之觴。莫陪于舞手。





# 浮溪集卷四

表

## 奉上宣和皇太后冊寶賀表

准進奉院報。十二月十二日。奉上宣和皇太后冊寶者。擬旒南面。奉冊東朝。誠格兩儀。益見孝心之至。風行四海。咸知母道之尊。恭惟皇帝陛下。聖貫羣倫。行高百世。念龍飛之有日。瞻鸞駕以無期。懷思屢廢于寢。夔祈請。幾殫于書幣。未暨朔南之教。猶虛溫清之儀。大橫之兆。庚庚久當迎奉。城潁之詩。洩洩行卽旋歸。輯大議于曲臺。加徽稱于長樂。臣叨臨支郡。阻筵近班。二妃夙媿于重華。雖同遠狩。十亂莫尊于文母。還佐中興。

## 冊皇后表

帝圖內治。天錫柔儀。前占龜筮之祥。懋舉禕褕之禮。伏以坤承天而乃順。月受日以爲明。不表徽音。孰宣陰教。旣輔成于全盛。宜登配于至尊。恭惟皇帝陛下。誠以齊家。孝于尊禰。爰正軒星之象。用承長樂之顏。臣久冒明恩。欣逢盛典。雖外庭稱慶。莫陪百辟之趨。然列郡承流。首被二南之化。

## 賀皇太子正位表

伏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示承祧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瑤源。挺天人岐嶷之資。稟神聖徇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外炳。洊震中潛。某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薦祉。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宿齋路寢。哀對方丘。至哉坤元。肇享精誠之報。達于天下。均蒙持載之安。恭惟皇帝陛下。體道寧神。誼經制禮。刊循誦習傳之陋。講貴誠上質之儀。甫候一陰之生。踵修三歲之祀。爲下必因川澤。旣合羣靈。成功可告神明。遂膺多福。臣幸當稚弱。親睹休嘉。知窮壤之俱尊。與臣民而同慶。

又

出次明堂。肇禋方澤。稱典禮威容之盛。契神明精禋之交。燕及生靈。同深慶賴。恭惟皇帝陛下。中天而立。法地之宜。眷言博厚之功。未極尊崇之報。稽古稱制。前期庀官。仍犧牲圭幣之宜。正時日壇場之謬。匪頒從約。儀衛去煩。整法駕以躬臨。出宸衷之義起。辟公相牡以陪後。髦士奉璋而在廷。孫竹發揚。媪神嫉喜。竝垂錫羨。允答休成。臣夙荷慈憐。欣逢熙盛。稱慶莫班于階城。卜年願比于岡陵。

又

講頌祇之美報。修尊祖之上儀。天蹕順旋。海隅胥悅。恭惟皇帝陛下。德羨淵妙。精誠靜專。踵行三歲之祠。

原追神考欲行之志。臣幸當幼學。親睹容禋。聞熙事之告成。與外朝而同慶。

又

迎日之陰。奠琮而祭。發揚厚德。登就吉儀。正圓丘竝祀之文。爲亶古不刊之法。六飛還御。四海交欣。恭惟皇帝陛下。出撫亨期。備膺諸福。獨化陶鈞之上。儲精螭漚之中。神罔時恫。地不愛寶。乃尊母事之禮。祇見澤中之巨。從祀山川。共樂咸池之奏。告成天地。更觀梁甫之儀。臣幸託天枝。早蒙聖澤。慶方輿之隕祉。阻文石之稱觴。

又

郊兆宗祈。歸功于厚載。國章時舉。精意以親詞。逮茲竣事之初。咸有受釐之慶。恭惟皇帝陛下。成能三極。修禮百神。斂時民物之休。推本乾坤之造。候星躔之日永。嚴法駕以天行。昭對后祇。侑登皇祖。器尙陶匏之質。牲從繭栗之誠。宣函鍾靈鼓之和。備袞冕元圭之盛。因地事地。共觀熙事之成。匪今斯今。何止豐年之應。臣幸蒙聖澤。親睹明禋。進趨雖隔于外庭。鼓舞實同于庶物。

又

禋柴升燎。先款于圓壇。郊血告幽。繼稱于陰祀。懋叶熙成之慶。均蒙錫羨之恩。恭惟皇帝陛下。承七聖之休。撫百年之盛。文物聲明之悉備。神祇祖考以咸安。肅駕天行。嚴禋地載。鼓鐘具奏。符周樂之八成。壇壝更新。陋漢儒之五徒。豐年紹至。嘉物荐臻。臣早蒙加惠之深。未預成人之列。觀瞻有煒。榮抃實多。

劉相公賀明堂禮成表

建重屋以崇成。因剛辰而肇祀。一人昭事。萬國駿奔。竊惟三代之君。皆備九筮之饗。維時去古。寔更秦漢之餘。設位從宜。莫正房心之次。會逢熙旦。蒐講上儀。求遺蹤十載之前。得妙意六經之表。諸儒聚訟。嘗憂改作之難。一日成能。始愧習傳之陋。恭惟皇帝陛下。坐兼衆妙。躬享丕平。凡赫然庶事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曲盡合宮之制。靡逾旬歲之期。將視朔以頒朝。先饗親而配帝。昭合我將之頌。無煩玉帶之圖。精禋潛通。觀瞻有煒。臣久陪近著。甫隔清光。莫與英髦共秉文王之德。徒聞熙事。遙與太史之嗟。

皇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輿衛天行。親講頌祇之禮。臣工宿戒。交修扈聖之儀。當解慍之清和。宜儲精之辟穆。恭惟皇帝陛下。接千歲之統。合三神之歡。膺多福以履至尊。舉稷威而明德意。肇修陰祭。哀對坤靈。千廬星列于壇場。萬騎雲屯于次舍。協氣旁達。祥光上浮。臣方習幼儀。莫陪顯相。嘉與函生之類。共憑持載之安。遙企威尊。惟深慶抃。

又

對越坤靈。佑登皇祖。卽帷宮而展采。端冕服以薦誠。惟孝子必見其所爲齋。故地祇皆出可得而禮。恭惟皇帝陛下。緝熙純嘏。統攝羣元。推本盛儀。比隆治古。乃嚴宗祝之奠。茂格媪神之休。陳百物之具修。儼千

又

順移天仗。祇就國陰。遵路寢之經塗。宿齋宮之大次。恭惟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執古御今。刺六經而制體。尊天親地。窮萬物以報功。謂郊丘合祭之文。繫宗祝習傳之陋。乃叶長贏之候。特修禋燔之儀。兩圭有邸。以陳前五嶽。眎公而陪後。臣禮當踐豆。年未勝衣。庶物具宜。官備展牲之夕。清光在望。心馳省膳之朝。

又

警清蹕以戒行。奠黃琮而昭見。已臨大次。將舉禋容。當時燠之靡煩。煥靈光而旁燭。恭惟皇帝陛下。宅尊四海。成位兩儀。會有極以居中。秩無文而咸祀。順迎長夏。祇款方壇。嶽祇瀆。曳以悉臨。風馬雲車而來下。臣年當幼學。班隔外廷。稽古禮文。遙想奉璋之盛。違顏咫尺。徒深向日之誠。

又

函鍾八變。將修大祭之儀。陛戟百重。密警周廬之衛。舉典容而創見。殫誠物以駿奔。恭惟皇帝陛下。道與時升。禮由義起。謂一郊二祭之合。非三代六經之傳。弗諱屬車之勞。躬臨方澤之祀。壇垓在望。籩豆告陳。蠶獲深思。豐融來應。臣屬當齟齬。莫侍冕旒。徒瞻睟穆之光。無補肅雍之相。

又

肇稱幣玉。修泰折之明禋。夙屆郊宮。拱鉤陳之衆衛。一人齋祓。萬宇駿奔。恭惟皇帝陛下。出乘昌期。奄有

諸夏極天所覆。皆予相祀之臣。環海之間。備厥豐盛之物。卻懋功而不有。推美報于無窮。歌昊天成命之詩。明萬物資生之德。惟至誠能參化育。允答坤元。凡有氣莫不尊親。載嚴母事。臣尙嬰鱗。莫執豆籩。方暫闕于清閒。期早膺于錫羨。

昭慈獻烈皇后殯宮朔表

臣某言。伏以比陳厥衛。奄畢窆封。顧孝養之永遠。罄哀悼而何及。謹差某官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謹以摧以感。頓首頓首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祔廟畢殯宮旦望等表

八月旦

伏以宮壘興哀。屢改階查之旦。寢園在望。俄驚陵柏之秋。恭惟昭慈獻烈皇后。位正累朝。德齊先后。仙遊雖邈。慈矩具存。地隔三山。莫獻蟠桃之實。神歸九廟。長遊大練之衣。適遇蕭辰。何勝永慕。

秋社

伏以宮衣揜御。已虛夏清之儀。農屨報功。忽屆秋成之候。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儻天德大。救物功深。既鍊石以告成。遽乘雲而不返。追攀無極。感愴奈何。

中秋

伏以長樂終天。人結母慈之戀。壽收告節。月圓秋氣之中。觀玉瑄之屢移。望柏城而增愴。恭惟昭慈獻烈

皇后體姜任之德。希黃老之踪。倏赴帝鄉之期。永違天下之養。每懷遺訓。徒極哀悼。

九月旦

伏以軒星既掩。魏駕莫還。方興長夜之哀。忽屆杪秋之序。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功參十亂。道冠六宮。問寢承顏。一朝違長樂之養。耐姑合食。千載奉泰陵之遊。搖落有懷。追攀無所。

重陽

伏以穉稷告成。管帥九嬪之獻。菊萸在薦。莫伸萬壽之祈。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厚德倪天。徽音垂世。自哀糴于厚夜。忽時及于凋年。爰致孝思。式陳時薦。

九月望

伏以椒掖戒寒。柏城無曉。永隔乘雲之馭。倏更濡露之辰。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化首宮闈。澤流寰宇。念纂承于丕緒。蒙保佑之隆恩。緬想徽音。何勝孺慕。

十月朔

伏以蠶結終天。時丁良月。雖闕宮之在望。瞻大練以無階。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夢月鍾靈。補天儼德。奄隔晨昏之養。屢驚弦晦之遷。覩茲流光。何勝永慕。

下元節

伏以驗灰緹室。將觀一氣之回。校籍清都。莫重三元之畢。緬思慈範。永隔仙遊。恭惟昭慈獻烈皇后。所憂



在賢。以儉爲寶。方俟含飴之慶。遽興復土之哀。爰卽佳辰。載陳誠薦。

十月朔奏告太祖皇帝表

伏以時丁良月。嘉萬寶之旣成。節逼週年。悵三微之將復。恭惟太祖皇帝陛下。功彌宇宙。澤浹華夷。光垂鴻業之餘。燕及眇躬之嗣。因節寒之始屆。致時奠以遐思。

徽宗皇帝梓宮還闕慰表

輿衛遐征。千年厭世。衣冠永闕。萬里還京。痛纏宸極之尊。哀被海隅之遠。恭惟皇帝陛下。躬承龜鼎。慕見羹墻。龍髯旣絕于中天。蜃路嘗淹于異域。雖迎瞻引綍。動一人罔極之思。然歸祔廟祧。實千古非常之事。願寬聖抱。俯慰羣心。

顯肅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慈極終天。靈輶返國。凡居持載。孰不哀摧。恭惟皇帝陛下。功懋承祧。孝深陟屺。念昔從周狩。莫陪八駿之歸。幸今祔漢陵。當樂千人之聚。孺慕雖鍾于此日。母儀如見于平生。願抑聖情。少安羣下。

懿節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馳駕當還。龍輶乃至。變俄生于坤載。哀尤切于宸衷。恭惟皇帝陛下。運啓中興。教先內治。汲汲方求于故劍。迢迢已隔于靈津。瞻六引之來歸。撫九嬪而增慟。然數存修短。而禮極哀榮。願裁臨感之悲。永副蒼生之望。

# 浮溪集卷五

表

## 謝進書賜銀合茶藥表

臣藻言。伏蒙聖恩。以臣再投進編。次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一百冊。賜臣茶藥并銀合各一具。遣成忠郎樞密院准備差使胡澤就臣所居給賜者。庸使臨存。貸其猥釀。寶奩頒賚。實以珍芳。非幽屏之宜蒙。辱陰私而反懼。伏念臣。昨者奉承明詔。蒐補闕文。遭漢家百六之裁。漫無載籍。取武成二三之策。烏足成書。方虞抵牾之誅。忽拜便蕃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軫羹臠之念。矜鉉槩之勞。分北苑之上腴。用濡燥吻。乞西山之靈劑。使制頽齡。眷尙不忘。報將安所。惟悉衷于凡目。庶少補于毫分。方多事之搶攘。未嘗汗馬。豈餘年之晷晚。敢復捐書。

##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藻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等。特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亡。雖日勤于采獲。君恩馭幸。乃歲冒于遷除。矧方抱于遺弓。忍獨榮于載筆。上還不獲。退省爲憂。恭以太上皇帝。聖學高明。天寶仁厚。承熙洽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凡今言動之所傳。視古詩書而無愧。祇緣誤國之相繼。循致

陟方而不還。既海隅皆服于堯喪。宜柱下一新于漢注。夙蒙垂付。適幸纂成。豈謂皇帝陛下。明發有懷。兼收罔棄。嗟夏時之既失。于杞莫稽。幸商頌之復全。以那爲首。特懋存書之賞。猥需承學之臣。敢不仰奉殊私。俯殫絲力。哀中朝副墨之要。俟良史殺青之求。穆王御駿以來歸。已孤此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尙見其人。

謝除顯謨閣學士表

臣藻言。准告一道。伏蒙聖恩。以臣編次徽宗皇帝詔旨進書了。當特授臣顯謨閣學士。尋具辭免。蒙降詔不允者。蒐求載籍。僅輸掌故之勞。越進通班。益玷承明之選。蒙隆私之渎及。懼小器之難勝。伏念臣少則嗜書。老而憂國。念廣記備言之所載。雖諸侯小國。以猶傳。豈承萬世之丕基。迺缺一朝之信史。因露章而有請。蒙給劄以兼收。周旋遂閱于七朞。綴輯敢忘于一日。多識漢事。徒竊慕于蔡邕。續成晉書。誰見推于陳壽。豈意奏篇之瀆。遽叨增秩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繼體守文。奉先思孝。既皇皇追慕。望鼎湖弓劍之還。宜汲汲纂修。求石室圖書之備。明詔周詢于海內。遺編悉上于史官。方博見聞。一新凡例。而臣夙蒙眷委。適就編摩。固難追補于螭頭。幸已獲臻于麟趾。爰冒塵于乙夜。俄超擢于西清。仍許乃僚。亦同茲賞。臣敢不誓殫樸學。仰稱明恩。問周穆王之詩。庶無慙于子革。上段太尉之事。當更採于宗元。〔案〕是表據宋史本傳。當在知撫州後。知徽州前。紹興八年所作。而事辭與前二篇相近。故類次于此。

謝笏帶表

機宸黼屨。誤參國論之餘。象齒南金。猥辱身章之錫。拜手方承于帝命。折腰已煥于朝班。伏念臣。奮迹諸生。無心鷹仕。策名下吏。但知斂版之恭。服采周行。常佩書紳之戒。幸會真人之出。亟叨近弼之除。進侍軒墀。每慙骨相。忽被匪頒之渥。始驚藩飾之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貫三微。禮先四近。謂百度殫殘之殆。盡當復于初。憐孤臣衰朽之無堪。特華其老。肆垂異數。加賁終身。臣敢不尊如五瑞之儀。寶若萬釘之玩。書而對命。不忘議論之忠。束以立朝。益懋筋骸之力。

謝加食邑表

慶發九重。恩加四海。屏在廷紳之列。猥蒙井賦之封。下拜增輝。中藏知感。臣某恭惟皇帝陛下。輯寧夷夏。光復乾坤。爰因渙號之頒。例有真租之錫。論効何殊于澣統。冒榮乃甚于繁纓。臣敢不奉以周旋。退而黽勉。念家無甌石。既叨食采之田。雖年在桑榆。會有捐軀之日。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漢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洽中天。慶覃外服。猥奉十行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伏念臣。積冒恩私。寢踰分願。昨投閒于異縣。蒙起廢于偏城。久客還家。方憩南飛之鵠。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滲漉以維均。何遭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調和萬類。藩飾羣工。屬宣室之受釐。罄寰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仍旴鄉州。宋人泝澣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誇里。榮乃過之。寵既逮于子孫。忠敢移于生死。

謝除中書舍人表

胡廷有命。莫嚴內史之贊書。溝瀆何知。遽補甘泉之法從。既冒久虛之選。仍叨不試之除。伏念臣居世寡。諧資身無策。一官平進。安知巧宦之機。半世倦遊。長在窮愁之境。昨幸蒙于起廢。恩復許于參華。適值時艱。俄遭敵變。身將淪于異域。望已絕于中天。豈意生還。復膺器使。備史職中興之始。攝詞臣多士之餘。所憂蕪累之陳。不堪代置。乃誤便蕃之及。遂使爲真。過分所期。循名而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兼收羣策。光復不圖。謂聰明睿智之有臨。須號令文章之可述。故于掌制。必以能言。而臣學昧淵源。文惟雕篆。況齒髮早衰于多病。而精神新耗于百憂。大懼曠瘼。上孤甄擢。雖不能草詔。使武夫悍卒之涕流。然常願輸忠。俾君子小人之情得。倘酬鴻造。何有餘生。

謝除兵部侍郎表

東省瘳官。方祈病免。中臺分職。乃誤優遷。資逢世以非宜。寵逾涯而益懼。伏念臣江湖遐裔。章句小儒。材不過庸。僅及下中之品。學雖忘老。安知左右之原。偶隨多士之遊。幸備公朝之選。徧誇清貫。遂綴邇聯。旋遭值于干戈。獲奉承于羈勒。才因事見。初無橫草之功。裁與衰期。乃有負薪之疾。屢投誠于魏闕。將歸臥于漳濱。猥蒙內史之書。俾貳文昌之秩。戎昭所繫。儒紱奚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憂勤無逸。光復祖宗之舊。既已配天。兼收文武之長。未嘗愒日。惟臣瑣質。負國明恩。竭股肱之力。而徒有此心。譬腹背之毛。而何裨于用。耗糜廩食。羞愧神明。不辭勉効于秋毫。願恐溢先于朝露。周六典治凡之職。雖幸叨居。

漢九卿賜告之恩。終期得請。

謝除兼侍講表

視草禁嚴。談經閒燕。兼近侍進言之責。極儒臣稽古之榮。拜命以還。撫躬而懼。臣嘗謂天縱將聖。奚須博學以成名。王求多聞。蓋欲取人而爲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留心講藝之官。如臣至愚。何以仰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祖之英。論道不忘于息馬。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議于斲輪。而臣猥以非才。膺茲遴選。第竭簡編之習。仰承帷幄之光。雖海岳深崇。願何取涓埃之細。然聖賢聞見。或不如農婢之專。

謝除翰林學士表

非才冒寵。久誇文石之班。優詔傳恩。趣上玉堂之直。既假明章之煥。仍分御府之珍。遜避莫從。叨塵爲懼。伏以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多士。尤重他官。內敷帝制之坦明。外應軍書之警急。學非閎博。難酬跋燭之咨。思或淹遲。將誤掣鈴之召。當得環傑。來承燕閒。如臣者。猥以諸生。起于遐裔。首尾策名之二紀。中間不調者十年。會真人光復之初。陪列辟駿奔之後。驟膺簡拔。徧歷高華。既時巡清蹕之屢移。方驛召羣英之未至。執羈在道。視草無人。姑從東省之聯。兼候北門之對。嘗因多病。不勝狗馬之心。願賜寬恩。任遂桑榆之晚。孰云代價。遂使爲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志靖華夷。憂深宵旰。勵精于學。每求稽古之臣。罪已以言。欲致銷兵之福。治雖得要。人豈當材。敢不仰佩眷知。力

思補報。絲綸行遠。顧奚俟于丹青。海嶽居微。或有資于塵露。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表

論思無補。席寵過優。蒙內史之贊書。預西清之更直。載循僥冒。采積兢危。竊惟祖宗。謨訓之藏。上憲奎壁。圖書之象。敵禁楹而竝峙。命儒學以遞居。矧接鴛鴻之游。尤高龍馬之選。法從假之。而出守。書生借此。以爲榮。夫豈孱庸。所能堪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稽古。寅畏事天。見賢而拔其尤。每兼收于羣策。撥亂而反之正。將光復于不圖。而臣久服周行。最爲冗從。入備內朝之供奉。出分輔郡之顧憂。雖遠清光。實繫全度。重高明之地。悵已負于明恩。踐文石之班。敢遽忘于雅意。

謝撫州到任表

吏最無聞。宜從黜典。戍期未畢。轉畀名藩。蒙拔擢之過優。懼顛墮之益速。嚴程及境。涓月班春。伏念臣蚤竊儒科。晚陪法從。久汗禁林之直。寢膺州紱之除。去國三年。長望蓬萊之氣。移官千里。遙瞻牛斗之墟。矧江介之奧區。實里門之鄰壤。熟知風俗。當省教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運屬丕承。志期光復。采薇遣戍。何昆夷。獯狁之足憂。細柳勞軍。知李牧。廉頗之可用。凡在照臨之域。舉懷馳驚之忱。而臣投老無堪。冒恩最甚。雖一收朝蹟。無復脩門。然兩剖守符。皆非凋郡。方聖主躬巡于侯甸。宜羣臣皆備于戎行。乃從簡書。莫扞牧圉。惟州縣異承平之日。尤在恤民。使里閭無愁歎之聲。是爲報國。

謝徽州到任表

五年蓬藿之居。僅終載筆。百世粉榆之壤。猥使分符。既彈貢禹之冠。仍衣買臣之繡。卽趨官守。恭布詔條。伏念臣。早出寒鄉。晚跨近列。釋鋤耰而作吏。幾四十年。望旒屐以拜州。纔二百里。惟今日股肱之郡。乃平生父母之邦。行道咨嗟。舉家感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材。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知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而臣久迫衰殘。頗懷靜退。雖邇封之易治。惟緜力之難勝。屬縣前驅。初比緣于草檄。行朝在望。復何煥于移關。誓捐不肖之軀。仰服非常之賜。

謝泉州到任表〔案〕宋史本傳。不言藻曾知泉州。知鎮江府。除江東提刑。今就表中去父母之邦。及五嶺百粵三吳諸語。辨其先後。類次于此。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敢同于他國。問蠻夷之俗。褰帷如在于中州。責重捫心。恩深隕涕。伏念臣。昨從祠館。叨領守符。素號迂疎。無問馬及羊之智。乃蒙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祈罷免。反冒遷除。雖賣劍買牛。老猶堪于渤海。然舉頭見日。身益遠于長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覈百工。照臨萬國。眷方隅之瀕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綏遐俗。況今閩徼。莫盛泉山。旣旁接書文之同。當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厲衰殘。講求百粵之宜。參諸禹貢。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 謝除江東提刑表

蠻方久次。忽蒙恩詔之頒。使節內遷。仍獲鄉邦之便。蓋始望未嘗及此。雖自謀何以過之。人知從欲以爲



榮。臣獨感恩而至泣。伏念臣早緣孤直。叨備使令。雖才疎屢至于顛墮。然事白卽蒙于超擢。頃駕一朝之傳。深行五嶺之區。眷言風土之異宜。常恐庭闈之動念。既云盡瘁。敢復圖安。胷中被子褒升。亦寢忘于留滯。豈期私計之上達。不待終更而北還。千里繡衣。初入中原之郡縣。雙親白髮。重瞻故國之江山。遂令忠孝之兩全。何止平反之一笑。仰視必恭之梓。旁連聽訟之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衆建人材。恢張治具。薄海內外而竝照。其智如神。因時輕重而制宜。以刑爲體。欲廣哀矜之意。必求忠信之人。謂臣素習于民情。知臣粗安于名節。特捐茲寵。俾效厥官。臣敢不奔走十城。奉行三尺。勤于夙夜。盡人臣欲報之忠。同我州閭樂陛下好生之德。

謝鎮江府到任表

起廢江湖。甫三周于歲籥。疏榮觀闕。凡四易于州廳。嗟治蹟之無聞。辱除書之屢至。人微責重。天大恩深。伏念臣積冒寵榮。澆成衰朽。咸謂陳人之安用。獨蒙聖主之不忘。念嘗陪扈于初年。未忍棄捐于中道。適當盛際。徧歷名藩。深行百粵之區。遠薄三吳之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厲精求治。虛己受言。擇循良共理之人。先悃愾無華之吏。故如臣等。亦在選中。臣敢不恭布詔條。具宣德意。坐攬淮山之形勝。深究古今。心如江水之朝宗。靡忘夙夜。

謝宣州到任表

宜爲輔郡。古號名藩。邈然千里之封。蒙此一麾之賜。聖恩加厚。臣意知榮。伏念臣昨自禁嚴。叨分憂願。遠

天威而寢遠。驚星紀之忽周。雖中解于印章。亦屢更符于竹。比祇明詔。往守遐陬。願期年何補于秋毫。恐一日溘先于朝露。力陳誠懇。仰瀆聽聞。班超求入于邊關。本緣衰病。韓愈召還于海道。喜見華風。況承流密邇于行朝。而上冢經過于舊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得天人之助。成宗社之安。混殊俗以爲家。視羣臣而若子。念年迫桑榆之吏。乃日陪羈縲之臣。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特予便安。稍令親近。臣敢不布宣寬大。招復流逋。課農桑阡陌之間。庶爲樂土。誇觴詠溪山之上。肯效前人。

謝乞宮祠降詔不允表

上需頭之奏。具述土思。奉方底之函。未容家食。拜恩深厚。省己衰殘。伏念臣。一去闕廷。四叨民社。雖竭從補外。屢膺符竹之頒。然靡稱在前。宜被璽書之責。既力求于置散。乃猶許于饗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受命宅中。隆寬盡下。不替惟良之選。猗私亡益之臣。一心而同三千。幸逢興運。百里而半九十。敢愛餘生。

謝罷中書舍人除集英殿修撰宮祠表

臣藻言。准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以臣攷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竝不舉覺回避。特罷臣中書舍人。准告授前件差遣者。臣子事君。當謹嫌疑之戒。聖人容物。正從黜免之科。既聯秘殿之班。仍賦殊庭之祿。惟天假寵。何地酬恩。伏念臣樸樾常材。蹉跎半世。遇陛下作興之始。在羣臣推擇之中。念平生值主之難。常思奇節。恥私智容身之陋。復踵前規。故因詞命之行。務極論思之報。庶絲毫之小益。非蟲篆之空文。而臣意廣于才。寵逾其分。乃昧嚴恭之禮。自投鹵莽之誅。如孟郊之應答參差。唐人或有。若何武之薦揚。

盤辟漢法豈容置散已優。饗榮何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觀過知仁。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程文尙許于兼收。攷吏奚妨于未減。讞爲失職。斥使去朝。臣敢不追訟悔尤。過爲兢慎。畫馬者并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衛生賜。

謝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撫凋瘵之民。常憂意外。汰疲鷲之吏。首在遣中。雖卒抵于譴訶。然實安于分願。感恩至骨。橫涕交頤。伏念臣去國五年。分符兩郡。稟生無用。嗟樽櫟之漫存。視蔭幾何。況桑榆之已晚。自徙江湖之外。不勝狗馬之心。瞻帝所以寢遙。知人言之必至。力陳衰憊。幸得罷歸。方負負以何言。果斷斷而不可。尙叨冗從。有愧空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祇遙祖宗。輯寧夷夏。攬英豪之策。豈止虛己而問公卿。重師帥之官。未嘗單辭而專守長。而臣自傷晚節。孤奉明恩。昔嘗叨直于九重。今乃不堪于一障。亟還印綬。甘老鋤耰。登俊良而治具畢張。生非不遇。坐輒弱而終身廢棄。報自無期。

謝再任宮觀表

參華法從。均秩仙祠。本清朝優老之恩。豈愚者養痾之地。猥蒙申命。彌愧素餐。伏念臣阻遠清光。侵尋衰朽。中華未復。當先多士。以著鞭衆傑。竝馳乃效庸夫。而高枕負國。涵養爲時。指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篤孝于親。擇賢而輔。念搢紳之長物。爲羈勒之舊臣。忍令中道之棄捐。姑使全家之飽煖。臣敢不愈安里。

謝罷知鎮江府除宮觀表

願投散地。屢奏囊封。懼速煩言。卒蒙薄責。荷聖恩之深厚。矜微物之衰殘。特與便安。何勝感涕。伏念臣。早緣薄技。誤簡淵衷。當乘輿巡幸之時。歷行闕高華之選。一麾而臨千里。違顏坐見于周星。半歲而閱三州。奔命幾馳于百舍。食息未容于黔突。姓名已挂于丹青。既屈刑誅。仍捐稍廩。俾脫劇煩之地。永全孤陋之身。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子視羣臣。天臨萬物。浩浩陶鎔之大。拳拳簪履之餘。而臣生也有涯。身其餘幾。俟河清而已見。幸同父老之歌。去日近以雖榮。無復軒墀之望。

謝謫永州居住表

屏愚冒寵。久仰日月之光。盈滿挺裁。臣處雷霆之下。蒙聖恩之寬大。與善地以生全。罪大心寒。感深涕落。伏念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養于疲癯。乃復寢成于老諍。忽聞威命。適在窮途。冒風雪以疾馳。越江湖而跼伏。非特冕旒之察。難逃鈇鉞之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法天。聰明稽古。干戈不用。再臻全勝之時。刑賞何心。一付至公之論。而臣靡思兢慎。仰負函容。餅居井眉。雖有措身之地。狐正丘首。未知歸骨之期。

謝永州再任宮祠表

六年循省。敢逃司敗之誅。一札哀矜。復予奉祠之祿。孤大恩而莫報。雪衰涕以何言。伏念臣。承學無聞。饗業最久。徒幸冒陞于班序。不思祇畏于簡書。自取顛隲。合從竄殛。蒙虧除于大戾。止投畀于遐方。未綿歷

于歲時已續頒于稍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庶政。加惠微臣。雖云原貸之已多。亦復棄捐而未忍。今于徙所。拜此恩光。捧詔天涯。如獲望威。顏于咫尺。銘詩座右。以明復玷。缺之艱難。誓策疲癯。終期糜殞。

又

間關百舍。敢懷故國之心。循省六年。復竊真祠之祿。聖恩加厚。衰涕交零。伏念臣推數奇窮。負愆深重。捫心無可言者。擢髮皆自取之。惟棄置以是宜。何矜憐之敢望。冒陳微懇。遽奉俞音。如絲如綸。聳九夷之觀聽。繼粟繼肉。寬百指之飢寒。仰戴生成之私。未知糜殞之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惻怛。大造鴻濛。謂嘗陪文石之班。且久在細旃之上。憐此愚戇。老于顛隴。姑安處于遐荒。使長霑于溫飽。靡當盛夏而槁。雖隔南訛。葵見太陽而傾。敢忘東向。

又

自求口實。輒貢于危衷。下遂物宜。亟頒于俞旨。既切竿摩之懼。又增尸素之慚。伏念臣頃從遠方。入冠法從。久無裨于毫髮。居殆類于贅疣。福過生苗。志壹動氣。甫一麾而出守。凜百病之交攻。力丐奉祠。庶幾救死。茶然疲役。雖幸得以息肩。僮若囚拘。其何施而報國。徒苟延于餘息。益有負于初心。豈謂隆寬。復容因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普詔。大智有臨。設官分職之甚嚴。控名責實之惟謹。然而疾必使之有養。祿或加于無功。如臣所蒙。其比尤少。蓋平日皆繇于忝冒。而晚途洵賜以優間。臣獲此便安。敢云暇佚。雖筋骸之非昔。尊足者存。顧年歲之幾何。修身以俟。

謝擅減均糴米數放罪表

臣藻言。准尙書省劄子。湖州奏。昨承尙書省拋糴米三萬石。及屬縣經承發運司糴米三萬五千石。本州官吏。輒上體國計。下酌民情。將兩項米一面分下諸縣。各糴二萬石。所有不候朝旨回降。先次減免罪犯。伏乞重賜黜責。奉聖旨。依奏。仍犯罪者。守藩無狀。妄于專輒之誅。當亡原情。遂虧已除之詔。恩雖衆共。幸獨臣多。竊惟師旅之屯。莫重餼糧之積。矧當巡幸。尤急轉輸。乃緣凋郡之餘。擅減太倉之入。坐期譴黜。反獲矜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求治焦勞。愛民惻怛。謂區區郡邑。敢懷閉糴之心。而碌碌書生。寧識泛輸之罪。露奏方塵于乙夜。免符已降于中天。臣敢不推廣上恩。訪求民瘼。催科靡及。既容拙于陽城。矯制自歸。復寬愚于汲黯。誓與此邦之生聚。共圖他日之糜捐。



# 浮溪集卷六

表

宰臣星變待罪表代

天事常象。俄謫見于星文。帝德罔愆。蓋咎繇于臣等。亟上需章之請。願從質斧之誅。未賜矜從。若爲退聽。伏念臣等。猥緣誤寵。叨汗近司。才不適時。初無一日之效。罪乃累國。致干三光之明。既貽當宁之憂。寧有在庭之理。敢圖容聖。意在寅恭。任天下之責。而欲以身先。修胸中之誠。而不爲文具。謂象無虛應。捷如形影之相隨。儻變未能銷。移真股肱而奚益。肆加訓勉。采積兢危。伏望皇帝陛下。垂察父之仁。體昊穹之意。選于俊傑。付以經綸。無嫌大正于刑書。勿使更妨于賢路。既王省惟歲。朝廷皆有才。則德隆晷星。社稷享無疆之福。

又

天文見異。既驗實于保章。政路非人。宜自拘于司敗。荐布囊封之懇。未行策免之誅。尸祿爲羞。寘躬何所。伏念臣。偶緣人乏。叨豫政機。雖有慙恐。慕蕭生之憂國。略無事業。如伊尹之格天。致星氣之飛流。勞宸衷之儆戒。靖言塞變。敢復逃刑。爰席藁以自陳。終叩關而莫聽。雖一人退託。引過失以自歸。然四海沸騰。謂



變調之安在。伏望皇帝陛下。稽格王之訓。採輿論之公。原大異之來臻。皆具臣之所致。博求賢佐。修五事以承天。毋徇虛文。使百官之降物。

代唐恪相公辭免觀文殿大學士表

扶顛弗效。宜寘嚴科。圖舊未忘。更頒顯秩。既負愆之萬坐。敢忍死而一言。伏念臣本以孤生。起于遐裔。邂逅寢叨于器使。推排遂至于家司。既不能折衝綏遠。而使敵寢謀。復不能排難解紛。而爲王敵愾。乃使四郊之多壘。豈惟千里之畏人。上孤君父之恩。俯愧廟堂之地。訂其罪惡。肆市朝夫復何疑。繩以憲章。禦魑魅猶爲未減。尙茲竊寵。何以爲顏。伏望皇帝陛下。于弱圖彊。以威克愛。原禦敵因循之至此。絲在廷經濟之缺然。欲使法行。當從臣始。盡鐫爵秩。快一時義士之心。投畀要荒。爲萬古愚臣之戒。

代何奭辭免左僕射表

愚誠上達。願加攷慎之宜。明詔中頒。未改延登之意。願超踰之可懼。敢冒瀆以終辭。伏念臣初乏技能。誤蒙知獎。未閱十旬之久。遍膺三省之除。念學者平時。嘗恥君不及堯舜。洎國家多事。乃當饋嘆無蕭。曹誓竭駑材。志平仇敵。偶獻可上符于天意。自投閒復乘于政機。方龜玉毀于櫝中。莫知攘卻。至梯衝舞吾樓上。始議掃除。尙賴隆寬。未加顯戮。所願顏行之前死。夫何魁柄之敢知。伏望皇帝陛下。照以無私。諒其非據。收渙然之大號。安萑爾之孤蹤。別選英豪。共圖康濟。姑令選懦。克清大慙。以爲期儻息搶攘。雖處周行。而奚恨。

又

聖主之明未垂照察。匹夫之守終冀哀憐。情既迫于兢危。義固難于泯默。伏念臣材雖無取。心實願忠。自借衆俊以還朝。卽值裔夷之謀夏。方廟算有東隅之失。舉朝臣無左足之先。竊憤拘繫。妄思策勵。既安危之在此。誓生死而以此。雖然任大之難勝。豈敢顧私而祈免。然人主所圖之一相。在朝廷實總于萬幾。如遴選以得賢。國無陋矣。或叨居而累上。人謂斯何。伏望皇帝陛下。俯諒曲衷。無嫌遷令。博選非常之俊。追還已誤之恩。方盛德之中興。固宜有佐。矧虛懷之下逮。何患無材。重此投誠。祈于得請。

代汪伯彥樞密辭免表

聖神有作。方收海內之人豪。縣薄何爲。遽本朝廷之兵柄。顧超躡之已甚。雖庸懵以知辭。竊惟樞筦之司。實次鈞衡之任。惟時初載。交信順於天人。宜帝遠圖。注安危于將相。儻以小人而大受。孰爲元老之壯猷。如臣者。生本寒鄉。出陪多士。早從外補。甘心簿領之勞。寢齒周行。敢意功名之會。昨屬裔夷之謀夏。猥承明詔以臨州。內拊三軍。雖無奇策。外乘一障。僅守故封。會帥幕之肇開。總兵符而入侍。扞防牧圉。跋履山川。逮九五御圖之初。預三千同德之列。負羈縻而巡天下。自知罪戾之多。聽鼓鼙而思將臣。敢幸搜揚之及。既委腹心之寄。仍加體貌之優。非不願榮。懼終速謗。伏望皇帝陛下。特垂淵聽。俯諒危衷。收渙汗之誤恩。責捐軀之後效。義非所處。雖匹夫不可以利回。情有可矜。在明主固容于理奪。

代汪樞密辭免覃恩轉官表

便蕃之寵。弗許固辭。震懼之懷。終難安處。敢再輸于危懇。庶有槩于淵衷。伏念臣猥自周行。獲陪輿運。未閱半期之久。已躋二府之崇。雖鴻恩務極于生成。而小器自憂於盈滿。矧國步艱難之後。茲人臣隕越之時。詎可包羞。惟知冒進。故屢上縷陳之牘。願必還汎進之階。子雖幸于父知。天未從于人欲。伏望皇帝陛下。特垂簡炤。無徇彝章。念微臣事主者。既本至誠。則聖主待人者。何憂不貴。肆頒明詔。追寢誤恩。免疎遠之孤蹤。速僭差之大戾。使鷓鴣共由之路。循次而升。則桑榆未盡之年。皆上所賜。

宰臣謝星變放罪表代

高穹見異。明輔相之非才。聖主隆寬。爲蠢愚而屈法。假以堯言之寵。獨其漢法之誅。有覲在顏。報恩何所。伏念臣受材無取。席寵過優。初欲盡愚。任宗社安危之寄。終難語上。昧天人精禋之交。積政化之愆。尤致星文之變動。既元聖克祗于天戒。豈微臣敢違于邦刑。雖帝念更生。不使身罹于災異。然人譏周勃。罔知職在于陰陽。罪既有歸。幸安可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上帝。加惠黎元。方側躬修行之時。責惟己獨。及銷變弭災之後。福與人同。故雖曠敗之餘。亦在虧除之數。臣敢不仰懲咎證。俯戒空餐。君已知言。熒惑坐移于三舍。臣當守職。秦階願獻于六符。

行在百官謝許乘轎表

臣勞于下。宜無俟駕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便。一奉綸音之渥。皆如砥道之平。仰服恩憐。惟知感涕。臣伏以一人端拱。百辟駿奔。茲古今不易之規。亦貴賤相安之分。故雖遲暮。猶合據鞍。儻在艱危。何妨叱

馭豈有違途之近。乃虞委轡之傷。懷塞翁折臂之憂。賜漢相小車之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內恕及人。謂堂陛勢嚴。雖俯仰有級。廉之限。然腹心情厚。常戚休如手足之情。方披棘以立朝。適雨霜之在候。慮乘款段。或至顛隴。乃曲軫于容慈。俾獲安于徐步。愛念及此。雖父兄何以加諸。圖報謂何。誓犬馬死而後已。

代王樞密謝知建康府表

斷榮金馬。尚繼粟于祠庭。假龍玉鱗。驟承流于帥閫。龍光有耀。鰥腐奚勝。伏念臣拱把微材。任微猶可。樞機要地。據要豈宜。輸勞報國之謂何。移病乞身而遽去。蚤暮道家之香火。采戒易盈。夢寐故里之江山。敢懷共理。祇荷冕旒之眷。俾榮錦繡之歸。俯僂拜恩。扶攜就道。猿驚鶴怨。昔愧草堂之譏。虎踞龍蟠。坐竊臺城之寄。乍閱我理我疆之耘耨。恍思某水某丘之釣遊。耆舊至于歡迎。簪紳以爲盛事。昔王氏著稱于江左。榮未如斯。如韓琦被遇于昭陵。勳乃稱此。夫何異數。猥繼前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大法天。英明冠古。察臣誠深愛主。視猶閨門父子之間。憐臣老益懷鄉。加諸閭里士夫之上。桑榆炫日。松檟回春。臣敢不宜布中和。激昂孱懦。銷歎愁于四境。嚴徵衛于九關。襟帶一江。益念上流之重。貔貅萬旅。願寬北顧之憂。

代陸藻侍郎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錄車趣召。記甘泉法從之餘。芝檢疏榮。陸延閣清班之首。恩光曲被。感涕交流。伏念臣頃以疾辭。安于外

補剖符方面。兩膺南國之除。持橐禁嚴。四玷西清之選。自守松楸之壤。屢驚蒲柳之秋。身留閩徼之山川。夢寄長安之鐘鼓。所憂餘日。莫陪鳴玉之班。何意中天。忽降賜環之命。奔馳上道。輾轉逾時。曾未對于清閒。已亟蒙于褒敘。賜之華秩。寵以神毫。豈伊蹉跎之微蹤。堪此便蕃之異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視羣臣。憐孤生去國之七年。抱衰疾守藩于萬里。靡由人譽。召季布于河東。因受帝釐。見賈生于宣室。特假河圖之峻。用爲州紱之榮。豈惟示眷于始終。蓋欲均勞于中外。臣敢不益堅晚節。無愧初心。雖宿疾未除。難矣筋骸之勉強。然大恩必報。誓于肝腦之糜捐。

代嘉王謝及第表

夔慶璇源。幸備維城之列。階榮桂籍。俄先入彀之英。廣陞臚傳。諸儒圓視。共欣千載之嘉會。親值一人之至公。臣嘗謂朝廷設科目。以致英豪。學者用文章。而守富貴。故自古布韋之士。有終身鉅槩之間。旣登鴈塔之標題。至比龍門之變化。豈有恩隆于帝胄。更令名玷于賢書。班聯玉笋之華。光動金枝之秀。由聖德曲成于小大。視人材無間于親疎。慮汨沒于膏粱。特甄陶于翰墨。肆垂淵問。猥及孱蹤。仰漸聖化之深。雖能僅綴。俯揆天資之陋。終愧無奇。甫上奏篇。遽陳殊等。鵬擊天潢之浪。鸞遷帝苑之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長育祥材。并包衆甫。謂秦之士賤。由先王教養之衰。方周以宗彊。宜近屬獎成之急。儻不俯同于寒峻。孰爲自致于亨衢。昔慙假寵于分茅。今喜成名于拾芥。繫君父義方之素。致邦家儒術之尊。某敢不敦尚詩書。勉思忠孝。旣與在廷之多士。同值文興。將令就傳之百男。悉從隗始。

代嘉王等謝車駕臨幸賜第表

宗藩肇啓。既叨輪奐之榮。詔蹕親臨。遽望顛邛之表。荷恩曲被。慙已非宜。臣幸襲璿源。躬承寶訓。蚤賜真王之爵。寢傳外傳之經。行能未立。而膺冠胄之儀。術業非優。而首在庭之選。比講異宮之制。遂蒙賜邸之恩。方懷察父之親親。寘之華構。敢意聖君之下下。賁以清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福與人同。恩繇家始。迺眷宗枝之肺腑。適當夏屋之權輿。欲兼示于榮懷。宜特加于顧復。上棟下宇。將爲百世之基。前驅後陪。首駐六飛之御。事冠金枝之籍。光生銀榜之宮。豈伊駒犢之微。堪此風雲之遇。臣敢不因多男之授職。率羣弟以強宗。既喜帡幪。留萬乘經過之迹。願爲屏翰。效千齡翊戴之誠。

代劉正夫相公謝落致仕移鎮表

力疾造朝。方釋違顏之念。疏恩易節。俄獨請老之文。用誕告于簪纓。知稍寬于藥餌。伏念臣久嬰宿疾。阻望清光。每慙體貌之過優。益恨筋骸之難強。比承恩詔。入奉燕閒。中懷踴躍之情。坐失支離之苦。既蒙迎勞。仍許給扶。溢周旋慰藉之言。略擊踣曲拳之禮。引臨秘殿。同父子以榮觀。命食殊庭。盡君臣之至意。無毫髮不關于聖慮。願丘山奚報于鴻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比隆天。仁深察父。憐孤忠之享上。積有歲時。喜病質之來前。粗勝簪笏。萃便蕃之異數。光憔悴之餘生。新封皆錫于嘉名。誤寵更霑于愚息。攷古遭逢之無此。舉感涕泗以潸然。臣敢不上體眷懷。精加調護。雖俯從微懇。暫令申伯之歸。然豫戒還期。敢廢蕭生之意。

代劉相公謝給展省先塋表

帷幄八年事。塵秋毫之補。江山千里。恩容畫錦之歸。敢圖蕞爾之軀。果遂浩然之志。清光暫闕。衰涕交零。伏念臣。生本寒鄉。出逢興運。夤緣恩寵。秉政禁樞。惟疾之憂。每上煩于君父。不能者止。晚得請于朝廷。朝遷旁及于族姻。問勞相望于道路。方竊蕭何之第。遽爲莊舄之吟。許佩寵榮。歸掃松楸之壟。庶緣蕭散。得全蒲柳之年。身雖臥于漳濱。心實存于魏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視羣臣。特軫孤忠。常共股肱之喜。方嬰宿疾。忍令簪履之遺。故屢貢于忱辭。始曲回于淵聽。至令疲曳。入奉燕閒。形天語之丁寧。慰土思之宛結。扶衰遠去。豈尊鱸適爲于秋風。銜戀何言。冀狗馬未先于朝露。常逍遙于物外。益調護于經生。僮憑休養之仁。得遂夷瘳之福。故鄉雖樂。敢久託于漁樵。殘息稍蘇。卽再瞻于旒扆。

代汪樞密謝賜鞍轡表

蕞爾才微。何補廟堂之數。煥然被具。猥分廐庫之珍。恩及私庭。光生行路。伏念臣。偶從人末。叨預政機。雖懸思務。竭于微誠。而萋萋已盈于淵聽。所願歸乘于款段。敢圖寵借于鮮明。意在驅馳。陋矣繞朝之策。務爲奢僭。小哉新築之纓。孰謂孱軀。坐兼徽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眷懷舊物。崇獎近臣。予之鞍者。使便服乘。授以轡者。豫防蹶失。于服馭之間。不忘及此。雖父兄之愛。何以過之。據此從軍。誓扶衰而嬰鑠。攬之閱世。敢無意于澄清。

代汪樞密謝子自北歸不令入城降詔獎諭表

主憂未釋。難懷舐犢之私。睿獎非常。遽降恩綸之注。孤衷易感。衰涕交零。伏念臣頃竊州符。適遭寇騎。欲肆憑陵之醜。先行刳質之威。邀國重盟。繫臣私屬。防之百計。難逃虎穴之深。逮此經年。寧有鴈書之信。已分終天之訣。忽聞間道之歸。在于常情。可謂至喜。言念一人之孝。尙違二聖之歡。穎谷及親。鄭伯方思于大隧。廬陵在遠。王綝敢顧于眉州。雖復鍾情。忍令會面。豈謂抗章之瀆。乃蒙青詔之褒。天語一頒。臣鄰胥歎。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配天業大。撫物恩深。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特示至懷。用嘉微尚。臣敢不因諧鄙願。思副淵衷。西伯在商。輒妄希于閔天。太公留楚。誓博訪于侯生。

代汪樞密謝覃恩轉官表

赫奕中興之運。慶與衆均。汪洋序進之恩。施由近始。荐被絲綸之渥。惟深淵谷之危。伏念臣資本腐儒。進陪多士。適在艱難之際。誤蒙特達之知。執羈縻以歷山川。昔知免矣。秉樞機而坐廊廟。今豈堪之。所憂罪罽之盈。更冒寵光之積。雖云汎賞。何異特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冒羣倫。功高邃古。興滯補弊。仰求列聖之心。昭德塞違。俯覈百官之實。如臣被遇于世。鮮倫。臣敢不黽勉夙宵。綏懷中外。幸安可數。懼器局之滿盈。知無不爲。誓元身之糜殞。

代薛左丞謝除門下侍郎表

久參帷幄。方俟黜幽。進貳機衡。遽叨圖舊。莫寢已成之命。惟深非據之憂。席寵過隆。撫躬何幸。伏念臣粵



從孤遠。遭值聖明。少誦師言。每信書而違俗。晚陪國論。更充位以妨賢。蒙淵鑒之誤知。保孤衷而平進。肆竭股肱之力。何施毫髮之功。豈伊白首之衰蹤。堪此黃扉之重任。雖緣人乏。實玷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齊聖。疏通萬物之理。灼見羣臣之心。猥憐樸學之無他。擢處周行之至要。第崇資顯秩。常收有用之材。方治世昌辰。尤急可觀之效。誓勤鞭策。力振綱維。與多士以同寅。上承休德。殞百身而圖報。敢愛餘生。

代薛昂門下謝本省書成回授二子轉官表

政省成書。儒臣第賞。炳然聖作。慙潤色之非工。至矣君恩。許疏榮而及嗣。孰云公器。併在私門。竊惟官制之新。實係朝廷之重。時稱右地。莫要東臺。欲具載于源流。宜精加于筆削。久更異意。今見完書。逮茲銓次之終篇。乃以褒嘉而延世。有如二息。纔效一官。于狐突教忠之言。雖知粗免。若桓榮稽古之賜。彼豈宜蒙。既叨爵秩之升。仍冒身章之錫。在庭莫望。舉族生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砥礪羣材。陶鈞萬類。取善隨長。而未嘗以已。施恩從厚。而不止其身。故雖碌碌以蒙成。亦使詵詵而拜賜。臣敢不退相規戒。共保寵榮。中懷舐犢之情。能無拊蹈。外弭維鵜之刺。獨有糜捐。

代何臬中書謝生日賜羊酒米麵表

敘顧復于私庭。幸光初度。出旨嘉于中禁。益愧空餐。繇禮厚于股肱。致恩均于口腹。詔頒甚渥。賜受知榮。伏念臣稟性迂愚。起家寒遠。少依親膝。但知駒犢之從。長冒儒冠。未免簞瓢之陋。積叨誤寵。遂汗近司。初

無寸効之經綸。每辱淵衷之記錄。門弧夙設。雖嘗有志于四方。鼎食載加。大懼黜幽于終歲。仰荷戚休之共。坐令飢渴之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格三無。禮優四近。謂捐身許國。既資于父。以事君。方推食用人。宜醉以酒。而飽德。肆垂異數。昭示羣工。況臣千載逢時。雙親就養。用羞甘旨。無煩穎谷之陳。誓竭疲駑。何止翳桑之報。

代陳過庭中書謝生日賜羊酒米麪表

問史記時。敘劬勞于親膝。臺臣致餽。分食飲于君庖。駭備物之前陳。拜私庭而登受。伏念臣材非敏邵。世本單平。早雖被于簡求。中嘗遭于堙阨。年書亥首。甘爲絳縣之老人。氣稟崧高。敢意周邦之良翰。偶承人乏。參預政機。徒驚蒲柳之衰。莫致涓埃之効。孰云淵抱。每記孤蹤。乃因載育之辰。更厚屬厭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眎羣臣。曲垂體貌之私。用贊股肱之喜。臣敢不退而飽德。進以忘身。持奉旨甘。固異小人之食。誓堅忠義。永爲孝子之門。

代江西運使侯大夫謝鹽課增羨賜金紫表

民食懋遷。仰遵成算。身章蕃息。俄辱厚恩。衣在笥以詔功。口語心而知愧。伏念臣奮身寒苦。遭世盛明。雖規畫不逮于中人。然毫髮皆緣于上力。蚤被鞭驅之數。復專飛輓之權。輸貢土之毛。登三僅足。正牢盆之筭。共二奚堪。敢圖茂渥之繼來。每有微勞而必錄。略銓衡之常法。加龜紫之殊榮。使節增華。計臣知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柄馭百工。器人于殿最之間。礪世以賞刑之具。故茲煩使。不以遐遺。飾三品

之彌文。爲十州之榮觀。疏恩不次。已無反汗之繇。砥節自修。敢蹈維翰之刺。

代開封程振大尹謝上表

恩賜絲綸。忽從中出。任隆輦轂。不以次遷。舉萬方幅湊之區。付一介顯愚之士。身雖甚寵。力恐難勝。伏念臣生本寒鄉。出陪多士。少從師學。僅知儒墨之是非。長佩官箴。安識求由之果藝。徒以昔參于儲禁。斐然長奉于牋詞。緣此孤蹤。簡于聖聽。逮自江湖之遠。來瞻日月之光。裁奉燕閒。卽蒙褒擢。俾佐銓衡之任。初無根柢之容。曾未逾時。復叨進秩。惟三輔幅員之大。萃四民囊橐之姦。必發摘如神。方勝銛笛之訟。苟拊循非術。能無桴鼓之驚。誰謂鰥生。可當器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留精治術。端本京師。欲令張敞之春秋。稍施于政。故試望之于馮翊。非有所聞。而臣自歷仕途。未更吏治。一旦任劇煩之責。衆人爲縣薄之憂。臣敢不用恕平反。以文緣飾。爲四方之極。庶幾無愧于周詩。從一切之宜。未肯追蹤于漢吏。

代明州趙修撰謝到任表

罪更百謫。方幸洗滌。地鎮一隅。猥分憂顧。驟齒籥纓之列。洊膺綸綍之頒。仰服記存。惟知感涕。伏念臣早緣官使。誤辱聖知。忘屏瑣之無堪。謂治理之可寄。所期報稱。不勝犬馬之心。何意顛隳。自處雷霆之下。竭從詆棄。深省悔尤。將投閒置散。以窮年。悵補剝息。踈之無日。敢圖茂渥。特予名藩。惟茲瀕海之區。自昔分符之選。島夷修好。護星使之行。體玉食薦新。修鮭珍之貢篚。豈伊人乏。堪此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垂布隆寬。并包衆甫。極天所覆。旣兼四海。以爲家。與物咸新。不忍一夫之失職。欲因重負。以紀成功。臣敢不

佩戴鴻私。鞭驅緜力。譬諸草木。知亭毒之難酬。收之桑榆。或過尤之可贖。

代鎮江府趙修撰謝到任表

鄞江上印。甫遂收更。京口分符。復叨共理。坐得江山之勝。曾無歲月之淹。望過所期。感深以泣。伏念臣。早緣衰緒。寢齒周行。荷聖神特達之知。更中外劇煩之選。出將使指。擢領州麾。迺者代還。喜于得覲。方入趨于表著。卽召對于威顏。永懷先世之孤忠。嘗預本朝之大計。紹興漢統。喜邴吉之有謀。追錄唐勳。歎鄭公之無後。肆頒異數。特與名藩。豈微臣詞訓之能然。實上聖旌賢之至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材。謂有祖必有孫。世傳忠義。尙憂民如憂國。政或循良。用秘殿七年之資。付長江一面之寄。矧今臨治。自昔要衝。二千里之鄉關。通波不隔。十八年之官守。故俗猶存。惟此典成。過于自擇。臣敢不俯求民瘼。仰服官箴。門戶雖微。永保肯堂之戒。江湖方遠。益深存闕之心。

代河北糴使程戶部謝到任表

久汙郎選。甘爲襦被之行。擢領使華。叨奉贏糧之寄。銜命朝離于觀闕。迎親夕至于封陲。恩自曲成。榮逾始願。伏念臣。早緣樸學。冒處周行。甫辭州縣之徒勞。卽玷朝廷之臨遣。寂無稱效。積有悔尤。點持江外之麾。收預省中之籍。翳上聖保全之厚。嗟孤生報塞之難。逮茲煩使之乏人。復以薄材而奉詔。惟河朔襟喉之地。實兵屯飛輓之衝。欲貸新陳。長有餘而實塞。當權輕重。無甚賤以傷農。方大計之仰成。豈至愚之能辦。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鼎新庶政。鈞播羣材。因時內外。而試以百爲。隨器方圓。而取之數路。願斷斷鼠窮。

之技。雖匪才堪。然拳拳烏哺之情。能無祿養。未投閒散。仍獲便安。臣敢不力効涓埃。無忘夙夜。金湯積粟。寬當宁之顧憂。犬馬依人。俟乘輅之歸報。

代江東提舉監香楮大夫謝到任表

黽勉郡丞。方虞官謗。阜通邦貨。忽領使華。蒙睿獎之過優。撫危躬而若厲。伏念臣受材膚淺。遭世盛明。繇詩書誤綴于末科。行州縣寢成于華髮。分投閒冗。無復激昂。孰云蒐擇之辰。亦在鞭驅之數。惟山海懋遷之利。實朝廷開闔之權。吏或不虔。法因以廢。故比下丁甯之詔。至重分刺舉之條。宜得時髦。執此如金石之固。坐令國用沛然。若丘山之多。猥及孤蹤。懼乖煩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羣。察萬貨之低昂。爲之調度。因百官之能否。責以事功。謂從事之有年。宜理財之知要。特假道途之便。使趨期會之嚴。臣敢不上體綸言。肅驅輅傳。偏行所部。竝大江千里之餘。庶得其贏。佐少府萬分之一。

# 浮溪集卷七

## 外制

### 隆祐太后推贈制

#### 曾祖

朕惟國家諸后比德姜任攷其淵源皆有所自非一時勳閭之後則累朝將相之家惟其先置社稷于安斯子孫享天下之養伊予太母實對前人既克濟于多艱蓋推尊于奕世隆祐太后曾祖具官某早緣才奮式副時須殄蛇豕之妖肅清戎壘總貔貅之衆祇扈殿廡由功紀于太常故慶鍾于長樂念方伸猶子之禮何以慰弄孫之心是用特侈恩頒追崇祀始稽諸國典擬以王章活千人者封茲爲顯報澤五世而斬豈限常規冀夫未泯之靈服我無窮之寵

#### 曾祖母

婦從夫母從子于陰功及物爲難而能使百年之後三世之孫履六宮之尊閱四朝之久其積累豈淺也哉隆祐太后曾祖母具封某氏胄出名家化行中壺靜專恭順蔚有采蘋之稱碩大光明衍爲夢月之慶發源既鉅再世而興既推母黨之尊宜極祖慈之報乃侈脂田之舊用爲泉甍之榮家國同休啓魏邦之

吉壤。雲來致享。隆孟氏之新祧。尙爾有知。保茲無斁。

祖

朕以寡昧而託南面之尊。于艱難而獲東朝之養。欲厚外家之報。孰如大父之親。爰舉彝章。用昭餘慶。隆祐太后。祖具官某。感晚之望。將種之英。沈迹下僚。久抱孫吳之學。流芳後裔。蔚爲馬鄧之家。方隆坤育之儀。盍煥廷揚之寵。惟顯親孝之終也。德本身修。乃自義率而推之。恩從祖始。錫上公之峻秩。荒大國之新封。持我命書。告于園邑。

祖母

朕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王者所以祀其先也。雖吾羣臣。亦得用此。豈國家奉太母之尊。而恩不及再世哉。隆祐太后。祖母具封某氏。克承姆訓。夙有閨風。生子則賢。初肇紀侯之慶。至孫而大。遂開渭水之祥。天命旣新。坤儀方肅。宜崇二室之配。用赫九原之光。推本徽音。孰致思齊之盛。相攸吉壤。莫如全冀之雄。尙我寵靈。行于冥漠。

父

明德高邁兩京。本伏波之貽慶。懿安佑唐四世。由代國之能賢。於赫予家。有嚴聖母。更夷險于二紀。繫安危于九重。欲報之恩。當循其本。隆祐太后。父具官某。不承徐國。逮事秦陵。早奮迹于周行。獨有聲于外戚。才堪共理。屢分藩屏之符。謀必折衝。幾秉齋壇之鉞。雖國勳之屢紀。于人爵以未酬。乃積陰功。用隆坤極。

曷已。

母

后爲王之貳。繫德是宜。母者女之師。非賢曷似。仰惟坤載。懋育寰區。伊厥範之非常。于所生而可見。爰加異數。用發幽光。隆祐太后。具封某氏。以淑惠之資。配高明之族。身先胎教。早成衣練之賢。家積陰功。遂發造舟之慶。念隆長信之奉。宜飾觀津之藏。爰出明緡。進封大國。煥魚軒之故秩。旌沙麓之初祥。亢爾夫宗。光吾戚里。

宣和皇后推贈推封制

曾祖贈太保

塗山有城。有莘皆古諸侯國也。以積功累行。啓天子后妃之祥。然本大源深。必數世而後見。絲今比昔。天豈吾欺。宣和皇后曾祖具官某。挺獨善之資。勵久幽之操。太陰叶夢。兆百年積德之餘。華袞升班。爲三室薦饗之首。屬興大隧之感。遙正東朝之儀。爰錫命書。載光前烈。正公台之顯秩。加帝保之隆名。尙作曾孫之休。永爲太上之輔。

曾祖母贈越國夫人

后妃上直四星。母育天下。其流慶之源。固豈一世之積哉。宣和皇后曾祖母具封某氏。以淑德宜內外之



親以陰功篤幽明之祐。仍啓當熊之懿。實開降魃之祥。既升配于至尊。宜推崇于所本。爰旌泉壤。載啓湯封。庶潛德之顯融。與始基而緜遠。

祖贈太傅

儷極之尊。世無比者。抱孫之澤。今乃見之。矧天下不足解憂。雖聖人無以加孝。其于母黨。敢廢邦彝。宣和皇后。祖具官某。秉德自彊。韜光不試。雖心游物外。無汾陽高密之勳。然慶衍家餘。有和熹懿安之裔。方興懷于所恃。盍加寵于其先。是用慰我親闈。顯其祖武。升一品公台之貴。爲二南風化之光。精爽如存。寵靈奚遠。

祖母贈徐國夫人

朕惟宣和皇后。懋倪天之德。儲夢日之休。誕育眇躬。纂承丕緒。雖正宮闈之號。尙遙親膝之歡。乃寵家庭。先崇祖配。宣和皇后。祖母具封某氏。稟靈有自。漸德惟深。早積閨中之仁。百神所相。遂生天下之母。再世而昌。既成位于后坤。茲加封于王妣。春秋合享。上齊帝傅之夫。今古緜休。下視公師之子。便蕃所及。於暨其承。

父贈太師

朕膺圖籍之尊。念庭闈之報。雖少康之承禹後。實本有仍。然文帝之自代來。未迎薄后。爰稽列聖之典。載錫外家之恩。宣和皇后。父具官某。善積諸躬。實孚于衆。是生聖女。親育朕躬。方進策于長秋。宜顯親于厚。

夜。睿惟禰廟之寵。已極台躔之崇。用是櫜以密章。班之袞職。赫外家之孝祀。慰吾母之慈心。往厚所憑。永綏乃後。

母封福國夫人

周詩言后妃者。無慮數篇。而獨以葛覃爲后妃之本。豈非恭儉節用。化天下以婦道者。自其父母家始哉。宣和皇后母具封某氏。爲女有事親之孝。爲婦有儀家之賢。爲母有積慶之實。乃生柔德。作合清躬。既陟中宮。丕顯思齊之德。盍隆外氏。大開新野之封。以衍脂田之腴。以增園邑之奉。尙垂景福。式稱嘉名。

李綱用登極恩封贈制

父夔

木之升者。本大而實蕃。水之積者。源深而流廣。故自古真賢之命世。必其先盛德之傳家。具官某。道本中庸。氣全剛大。潛心聖域。蔚爲學者之宗。晦迹卿聯。靡逐世人之好。名浮于位。社集其門。是生謀國之英。佐我中天之業。肆因大賚。載舉彝章。正維垣一品之尊。爲窀穸九原之慶。以遂顯親之志。以崇教子之功。尙爾幽間。服吾褒寵。

母吳氏

朕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者。古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每于國家大慶。緣人情而厚追封之典。況相臣汝之自出。願可以不喪哉。具封某氏。家本望族。嬪于名卿。慶善所鍾。是生人傑。與吾同德。有此茂恩。載宏

脂澤之封。用示泉扃之寵。其欽褒顯。懋爾子孫。

妻張氏

朕嗣承大統。凡公卿士大夫之家。無不預被其澤也。矧以德配吾任職之相者。顧可以不褒哉。爾婉淑之稱。爲時婦表。傳中郎之業。旣以名家。知京兆之賢。自其平日。肆因大賚。載舉彝章。宏湯沐之舊封。煥閨門之新渥。汝其任壺內之責。使汝夫專國家之憂。克濟艱難。則爲汝慶。

李綱封贈制

曾祖僧護贈少保

君子之澤。更五世而未衰。國家之恩。雖九原而必及。具官某。潛德不耀。老子鄉閭。慶鍾其家。旣遠而大。是生元弼。濟朕中興。肆于秉政之初。伸汝顯親之志。進居帝保。茲謂公台。尙絜明靈。歆此光寵。

曾祖母盧氏。廖氏。龔氏。已贈郡夫人。贈國夫人。

婦人之秩。繫其夫與其子孫。今汝夫登帝保之尊。而三世之孫。則吾大丞相是也。亦可以爲榮矣。具封某氏。出于名家。克配君子。慶積而大。實生英賢。致身廟堂。秉德陪朕。屬此延登之寵。伸其追遠之誠。正位小君。改封大國。尙其精爽。不昧欽承。

祖廣贈少傅

賢者之報。不必在身。大夫之家。則知尊祖。矧吾元弼。出汝慶門。其于大父之親。可後羣臣之寵。具官某。家

傳經術。世稟義方。教子以忠。既肯畚而且穫。至孫而大。遂自葉以流根。肆于柄任之初。知汝陰功之自進。居帝傳。茲謂公台。尙絜明靈。歆此休命。

祖母黃氏、饒氏、已贈郡夫人、贈國夫人

吾與大丞相。朝夕論天下事。親莫二焉。而爾爲之祖妣。嗚呼亦榮矣。其于褒敘之典。可不厚哉。具封某氏。稟性淑靈。來嬪望族。積慶流祉。是生英賢。光復中興。爲吾伊呂。爰正魚軒之秩。大開脂澤之封。庶幾明靈。服我休命。

父夔贈少師制

謝稟以首名士。老于太常。而慶集謝安。李栖筠以唐直臣。終于御史。而寵歸吉甫。蓋爵祿不酬于盛德。則子孫必饗其令名。具官某。如古耆儒。登時膺仕。學精以博。得聖人至當之歸。志大而剛。有君子後彫之操。早正樂卿之位。晚登延閣之班。廉靜無求。優游卒歲。旣辭榮而不有。宜流祉于無窮。生此真賢。與予同德。肆遇登庸之始。爰加褒寵之優。進位公師。用光泉壤。以示簠金之訓。以明畚穫之功。尙爾英魂。服予休命。

母吳氏已封郡夫人進封國夫人

朕讀衛人寒泉之詩。覽魯侯壽母之章。而知人子以不得終養爲恨。而以及親爲榮也。具封某氏。壺範有聞。嬪于雋老。是生賢子。佐朕中興。爰因柄任之初。益侈胙封之舊。尙期精爽。不昧欽承。

妻張氏已封郡夫人進封國夫人

朕惟公卿大夫。以學識自見于功名之會者。豈獨師友淵源之力哉。亦內德有助焉耳。具封某氏。族出華大。媿于宗工。讀父之書。勉夫以正。肆予論相。并寵其家。爰開大國之封。正爾小君之號。是爲光寵。無怠欽承。

顏岐初任執政封贈制

曾祖仲昌

孔氏、顏氏。皆魯國之望。孔氏繇秦、漢以來。本支蟬聯。文獻相屬。而顏氏僅聞于宋、齊之間。至唐方顯。今孔氏稍微矣。而爾家三世。皆有令聞。爲國光輝。搢紳所慕。豈聖賢之澤。所行者遠。其興也固自有次第哉。具官某。言爲人師。行爲世表。以學從仕。棲遲一官。若子若孫。前英後喆。究觀厥慶。其德可知。爰因登俊之辰。俾遂篤親之志。加之峻秩。振爾遺芳。豈惟世家增譜牒之榮。抑使士夫知爲善之報。

祖太初

朕思堯繹之賢。其流風遺書具存。而其人不及見也。雖後世無聞。猶當有以褒大之。矧其孫預吾機政。而寵綏之數。出于常典者哉。具官某。道德文章。著于當代。發明古學。獨得孟軻之傳。疏闢化源。聿興魯國之緒。家承厥範。再世似之。皆因特起之招。繼被非常之用。雖其躬可貴。甯須人爵之崇。然以澤上覃。難廢邦彝之舊。宜頒宮保之命。往赫家祠之光。庶爾名揚。令吾俗厚。

父復

昔漢陳寔以道理高世。而其子紀。紀子羣。皆有令名。信史書之。以爲盛事。今吾顏氏亦庶幾焉。具官某。嗣謙退之風。得精深之學。氣剛而行峻。用以立朝。言信而文醇。見于垂世。早被裕陵之眷。晚登延閣之華。有子而賢。弼古之治。爰因聞政之始。用獎教忠之能。繇法從之舊班。正宮師之新秩。魂而不昧。尙克享之。

滕康初任執政封贈制

曾祖

蕭瑀事唐。八葉相傳而益大。王祥在晉。百年雖遠而屢興。厥惟衣冠不絕之家。必有廊廟非常之器。今吾滕氏亦庶幾焉。具官某。學道聖賢。傳家忠孝。遙遙譜牒。早爲族黨之華。奕奕子孫。常出鄉評之右。旣厥鍾之茂盛。宜所報之綿長。當此艱難。生吾英傑。竝屬延登之始。爰加追錫之榮。納榼重泉。升班亞品。尙焜蒿之不昧。知焜燿于無窮。

曾祖母陳氏王氏

婦人之德。其賢不出于閨門。王者之恩。所報必通于泉壤。非爾後昆之有立。安能數世而益光。具封某氏。挺柔婉之資。配高明之族。化行于內。旣盡範之潛脩。慶衍其餘。遂家聲之遐振。因文孫之入輔。擇吉壤以增封。正邦國小君之儀。煥宗祧初室之祀。其胙乃後。永孚于休。

祖

大夫之家。則知尊祖。賢者之報。不必在身。矧吾近輔之賢。出汝慶門之大。盍加異數。用發幽光。具官某。養

志安恬。視身孝謹。力探載籍。自表于儒先。漫仕周行。靡求于宦達。觀本支之相望。知朝夕之所存。褒章以子而旣窮。恤典因孫而更越。錫儲宮之峻秩。揚家牒之前休。往體蜜章。永安泉窆。

祖母張氏鄭氏

位之尊者。禮不可以不稱。功之茂者。報不可以不隆。今吾二三執政大臣。非其材者。莫得而居也。旣在茲選矣。雖祖妣皆與榮焉。非稱情文而爲之報也哉。具封某氏。閨風靜專。母道慈懿。以子而貴。旣參象服之朝。至孫而昌。復侈脂田之賜。爰因初命。載錫湛恩。煥魚軒之舊儀。明柱石之新紀。九原雖邈。不顯其承。

父

璧琮之璞。必出于方流。松柏之材。豈生于近阜。注意功名之會。每求忠孝之家。具官某。識造幾微。氣函剛大。知言之要。文章爲後學之宗。直道而行。議論得古人之正。早挺險夷之節。晚齊得喪之心。雖嗟顏駟之不逢。終喜臧孫之有後。是生人傑。參預政機。因其履位之初。懋以報親之典。正宮師之峻秩。隆廟祀之新儀。旌而教子之忠。成朕得人之慶。盍緣旌纓。來對寵光。

母常氏

父母之有令子。猶國家之有良臣。皆人之所願然也。今吾用康任樞筦之事。而實汝之所生。蓋同其慶也。其追封之典。顧可以不厚哉。具封某氏。出于名家。端靜有法。配黔婁之德。蓋嘗以道而相安。生仲郢之材。非止于先而無愧。旣有柄朝之命。宜疏飾壤之恩。荒千里之新封。發九原之潛懿。榮魂如在。茂渥其承。

故妻張氏

朕閱士大夫之家。同艱難于婚宦之初。而不得其貴寵也。于疏恩之際。既追榮其先。則并及焉。所以正風化之端。厚人倫之本也。具封某氏。世胄高華。嬪吾碩輔。牛衣之泣。雖效于生前。翟茀之朝。但榮于身後。咸甯吉壤。茲謂新恩。從汝舅姑。承休無斁。

妻朱氏

古者諸侯之妻。必齊姜。宋子所以取其族出之大。聞旦之華。有夙夜相成之道。稱其服飾之盛。而與君子偕老也。豈今公卿室家。爲助于內者。其賢遽不如古哉。具封某氏。以崇甯大臣之子。媿吾樞輔之賢。婉孌靜專。壺儀甚著。小君之號。非爾孰宜。爾其勉夫子以功名忠孝之事。協濟艱難。無愧周詩所云。則吾當屢封特封。不一封而已也。可不懋哉。

桂州甘氏年九十可封太孺人制

朕恢崇孝治。尊禮高年。嘉涵養之遐區。有期頤之壽母。爰加封邑。以厚人倫。庶幾萬里之慶門。尙見七朝之遺俗。

掌設王氏典言吳氏竝轉國夫人制

朕自潛藩。入承大統。汝祗婦職。常侍宮闈。其遷大國之封。以視小君之秩。益思淑慎。用對寵休。

宣和皇后姪女母吳氏封恭人制



朕感穎谷封人之言于母黨之親未嘗不致意也以爾常事外家實生息女宜加封號以示異恩尙保厥休無忘所命

恭福帝姬追封隋國公主制

尙親慈幼本骨肉之至情追遠厚終有邦家之令典具封某受靈寶緯毓粹璇源方欣設帨之祥已遇逝川之戚旣安厚夜宜錫新章爰開主邑之封用正王姬之號尙期婉淑不昧欽承

# 浮溪集卷八

## 外制

皇叔祖鄭州觀察使同知宗正司事仲昀可承宣使制

昔宣王中興。召穆公以同姓糾合宗族于成周。而賦常棣之詩。今朕受命纂承。汝亦能輯吾支屬。雖肺腑葭莩之親。莫不咸在。朕甚嘉之。書不云乎。親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雖堯之聖。不敢後宗族而治天下也。則汝之勞。烏可以不錄哉。留務之秩。實亞節旄。肆以命汝。尙思吾所以寵進之意。可不懋哉。

中書舍人范宗尹御史中丞制

國家建御史。以糾百官之正邪。以維持政事之得失。與漢、唐、略等。而常虛大夫之官不除。用中執法爲之長。然其人之賢否。繫國之重輕。觀一時期廷舉措如何。而中執法之才見矣。具官某。操修端亮。學問淵深。高論凜然。力扶公道。直聲藉甚。屢擊權臣。久違表著之班。良竭箴規之益。是用還之憲府。付以朝綱。昔眞卿當再造之初。不廢抨彈于多事。僧孺踵稍寬之後。每先簡練于有才。惟爾之賢。必知所處。

諫議大夫衛膚敏中書舍人制

朕惟古者諱言之朝。諫臣有不得其職者。況非言責之任乎。如其不然。雖吠畝芻蕘。皆蒙危言之策。矧居

侍從獻納豈殊。以爾具官某。直諒多聞。端方有守。出將使節。屢爲疆場之華。入對便朝。每罄箴規之益。比雖升于厥秩。實未究于所長。是用嘉爾能言。試之掌制。輟自七人之列。擢居四禁之聯。雖潤色除書。所賴詞意之富。然論思政本。必資風節之疆。勿以茲遷。而忘予弼。

中書舍人劉觀給事中制

東西二省。自祖宗以來。爲維持政本之地。其要等耳。然瓊闥邃于掖垣。書牘優于詞命。掄才旣遴。疏寵亦殊。以爾具官某。秉直諒之心。懋精深之學。貫穿今古。飾以詞章之華。辨明是非。凜然風節之勁。比司詔命。蔚有能稱。宜升文石之班。遂正黃扉之秩。惟忠臣事上。知無不言。惟君子居官。要爲可紀。勿令批敕之譽。減于代之時。

趙鼎除司諫呂祉除正言制

古者君臣之職。在于聽言納言之間。言而不從。君任其咎矣。居言責之地。而不盡言于其君者。獨無愧于其官乎。以爾學問操修。士夫所仰。茲予寘爾于七人之列。爾其夙夜罄竭。以報所蒙。毋謂其君不能。而蹈古人之戒也。

左司諫趙鼎殿中侍御史制

法吏以糾官邪。諫官以箴主失。二塗雖異。委任則均。以爾亮直端方。其言有物。伏蒲未久。厥譽四聞。姑借爾才。重吾憲府。爾其勿憚大吏。知無不言。勿謂當從容議論之餘。而不樂抨彈之事也。

給事中劉珪吏部侍郎制

唐以銓衡付吏部。居其官者。得進退天下之才。而人重于法。今啓擬歸朝廷。典選者謂之有司。按籍第員。書名惟謹。而法重于人。自艱難以來。真僞混淆。銓綜之權。其輕尤甚。非用心于法度之外者。安能振頽綱。于既壞之後哉。具官某。性識疏通。天資雅亮。守其常守。必求至理之歸。言所難言。良得近臣之體。比居瑣闥之任。屢閱囊封之陳。孰副予求。莫如汝器。往佐而官之長。深求厥弊之原。嗚呼。惟仁能恤滯淹。惟明能察僥冒。惟勤能濟事劇。惟正能檢吏欺。茲爾優爲。勉之而已。

李楫監察御史制

朕稽攷百工之治。賴一時耳目之官。求諸時髦。未見剛者。以爾殫精古學。博極羣書。不以軒裳爲心。老于州縣之役。茲近臣之論薦。適有契于予衷。擢自遐方。俾參臺屬。夫爲國督姦者。法吏之職。至誠嫉惡者。古人之心。朕旣以激濁揚清待卿。汝無以交淺言深爲戒。

方閏國子司業制

朕惟國家之治亂。未有不由庠序之廢興者也。故古之賢君。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者。豈嘗一日忘學哉。以爾某。秉心靖專。操行純一。必能使吾胄子。絃誦不衰。嗚呼。賢士之關風化之所從出也。其銷患于冥冥之中多矣。朕之所以望汝者。故豈淺哉。

商守拙大理卿制

法者一成而不變。情者日出而無窮。以不變之法。馭無窮之情。而決死生于此。非其人可乎。以爾某詳練有聞。端方不撓。古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爾庶幾焉。往踐九卿之聯。司吾三尺之憲。昔人以身蹈死。拯人之死者。方爲稱職。汝當其責。可不勉歟。

王彥成太僕少卿制

朕臨御以來。躬節儉爲天下先。未嘗有輿馬之好也。然郊廟之奉。攻守之須。所以爲軍國之容。有不得而廢者。以爾某清修有立。廉靖無求。出入朝廷。踐揚蓋久。必能修明厥職。體朕至懷。然古者僕臣正。厥后克正。則朕之所以望爾者。亦豈輿馬之間哉。

祝廷衛尉少卿制

九卿朝廷高選也。異時率以諸郎久次者爲之。未有徑躋而躡至者也。以爾太學譽髦之舊。累朝循吏之餘。獨抱遺編。不忘所學。屢持使節。幾老于行。是用升之特揖之聯。遂爾本朝之志。職閒無事。惟以均勞。

王撥除直秘閣制

朕惟獯狁亂常。小雅盡廢。枕戈嘗膽。雖寢食間。意未嘗不在大河之北也。爾効官忠勇。假守一州。能得士心。殺敵過當。雋功來上。朕甚壯之。延閣之華。搢紳所貴。肆以命汝。尙勉之哉。朕之期卿。不止于此。

貴州刺史知順安軍徐沆轉團練使制

昔李牧爲趙守邊。匈奴不敢犯塞。吾藝祖用郭進守山西。疆場無事。幾二十年。肆國家艱難以來。敵騎長

驅城門無結草之衛。朕思古人之賢。而恨今日梟俊擒敵之臣。未之見也。以爾等智足經遠。忠能解紛。于王靈不及之時。厲士卒沮傷之氣。力固吾圍。不爲敵吞。朝廷爵祿。乃與汝等共之者也。顧惜一官爲汝之勸哉。然銳于始。怠于終。古人之至戒。其益明籌策。副吾所以仰成之意。雋功來上。嗣有寵褒。

隨龍康益特轉團練使監御輦院制

方國家多事。凡禁列之高者。無不將屯乘塞。爲士卒先。爾乃以需恩升州團之班。而掌吾輦之事。靡有憂責。從容殿廡。非以勞且舊乎。往踐厥官。求所以稱此者。毋謂恩可常得而不知幸也。

范冲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制

嗚呼。自艱難以來。民勞甚矣。欲惠吾元元。無侵冤之苦者。非部使者孰任其責哉。以爾論議英明。世其家學。踐揚中外。所至可觀。惟湖湘控帶東南。地數千里。盜新喋血。耕稼失時。汝其謹視官邪。應條輒舉。使一方之俗。皆蒙朝廷之恩。副朕臨遣之意。則汝之譽處。豈不休哉。

王敏文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制

嗚呼。自艱難以來。民勞甚矣。惟兩川獨爲全。實譬善醫者。護其良膚。則其他瘡痞所生。不勞而復。其于命使。可不選掄。以爾操行廉平。所臨輒治。是用付爾以潼江之節。爾其調節邦用。如血脉然。使一方阜安。則中原蒙福。能任茲責。時乃之休。

褚宗諤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制

朕惟嶺海萬里之遠。雖飛輓芻粟。不至中州。而象犀珠貝之珍。實佐經費。以爾吏能高妙。所至有聲。深達利源。精于心計。其上江壩之節。往臨蠻蠻之區。報政來歸。參華奚遠。

曾謂陝西轉運副使制

關陝雖被邊臨。塞然天下用兵。未嘗不爲朝廷重也。矧今多事。尤在得人。以爾風力強明。見于屢試。朕方西顧。藉爾一行。爾其峙糗糧。通鹽筴。勿病吾俗。勿饑吾師。綦策蟻封之間。揮斤盤錯之地。往辦吾事。益觀爾能。

孔彥舟轉武翼大夫添差東平府鈐轄制

朕惟國家多事之時。智者獻其能。勇者服其勞。茲人材畢見。桑陰未徙而成功也。頃者帥幕初開。羣臣陪扈。間關跋履。遂濟中興。小大悉褒。汝其一也。擢居使秩。出總州兵。茲謂異恩。無忘報稱。

武功大夫成州刺史黃瑛已復舊官差知豈州制

朕于天下一視同仁。雖遐荒萬里之遠。擇二千石之良。與吾東西州。無以異也。爾明于軍政。有將帥材。游更使令。中座小法。肆予拔拭。用汝典州。汝其慎守封陲。信于蠻蠻。有民有社。所任非輕。足食足兵。以安爲上。勉圖來效。嗣有寵褒。

京東路轉運判官柴天因升轉運副使兼知青州制

海岱之間。稱古形勝。人比習亂。莽爲盜區。思得詳練剛明之材。兼膺折衝饋餉之任。以爾知吏方略。爲時

老成久分外計之權。頗熟東州之事。其升使選。勉爲朕行。昔管仲佐齊侯。內修軍政。襲遂至渤海。首散郡兵。伊治術之何常。惟賢明之所擇。審思籌策。毋失事機。

### 凌唐佐直秘閣京畿提刑再任制

朕省方南服。空京師不都。然宗廟宮室在焉。旣命重臣以守。又擇部使者歲時按行其封。以爾詳練有聞。不辭繁劇。平反畿內。民以不冤。其升延閣之班。重付祥刑之寄。尙巡凋瘵。毋廢哀矜。

### 甘暉可宣贊舍人制

朕以宸闈二閣。處天下戎班之俊。而掌賓贊之事者。其選尤高。以爾器識疏通。屢更繁使。頃從牧圉。事朕艱難。旣緣大賚之均。仍有舊恩之異。積茲寵數。陟以華資。汝其體朕眷知。勉思忠恪。始終保此。惟乃之休。

### 蔡溥太府寺丞制

周官太府下大夫二人。而上士七十二人爲之屬。今丞其遺法也。以爾知識敏明。踐揚滋久。蓋能知出納之吝者。往助而長。以濟劇繁。

### 郭敏修都水監丞制

古者有水官水學。以是學而居是官。其失鮮矣。以爾習于河事。用志不分。往督隄繇。寬吾憂顧。勿徒繁擾。而或負丞。

### 傅宿韓澄吏部郎官制



天官所以總天下之材。而自省方以來。官簿不輯。吏緣爲姦。苟得其人。賢于法具。以爾宿儒學之秀。以爾澄世家之良。茲用付以銓曹之繁。處之省戶之要。往佐而長。益觀汝能。

張公濟倉部郎官謝亮主客郎官制

朕設諸郎以振舉治功。以待異時非常之選。凡加掄擢。必攷僉言。以爾公濟有剴繁之材。茲予命爾以司儲之職。以爾亮有專對之敏。茲予命爾以掌客之官。各旣乃心。欽承予意。

季陵右司員外郎制

朕惟國家艱難以來。百司綱紀日失其序。詔令稽壅。吏媮不虔。思得譽髦之英。任吾宰屬之職。以爾受材開敏。臨事激昂。經術精深。爲諸生之冠。議論堅正。有前輩之風。稽諸僉言。汝稱茲選。惟蟻封知良馬之藝。惟肯綮見良庖之能。勉究乃心。贊成予治。

胡寅駕部員外郎制

朕比裁中都官之員。于員外郎選精矣。其委任之間。亦豈異時比哉。爾問學有聞。早膺推擇。茲錫命書之寵。復從省戶之游。往服清塗。益恢遠業。

駕部員外郎尹東珣庫部員外郎制

朕于郎曹。均取才望。選除之寵。易地皆然。以爾開敏之資。有聲省戶。茲緣換部。姑正厥名。往服朕恩。靖共爾位。

張宗臣大理寺丞孔仲原大理司直制

臯陶爲大理。漢法罪人必正于理。豈不以獄者人之司命。固不可苟哉。今爾等有職于其間。蓋朝廷遴選也。其思欽慎。以對寵休。

李迨李承造御營使司參議官制

朕遭時多艱。思屈羣力。既與二三大臣制勝于帷幄之中。而又覽天下之英豪。以收其略。以爾性資明銳。多所踐更。明今日之事機。得古人之籌策。茲升延閣。參預秘謀。往圖不世之功。以濟中興之舉。

張自牧補從事郎御營使司准備差使制

朕出爵不待廉茂。幾以致天下之豪傑。況汝以經術行誼。爲衆所推。而達于朕聽者乎。然名譽之下。古難其人。可令施行。毋甚高論。

都官員外郎尹忠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制

朕惟嶺海去京師萬里之遠。民弱而陋。吏貪而愚。法令詔條。所存無幾。非廉平強濟者。孰能稱吾臨遣之意哉。以爾風力有聞。吏功屢最。宜從省戶之選。往疾使軺之驅。爾其謹視官邪。拊循蠻俗。使斯民受賜。如在朕戶庭之間。則汝爲稱職。

趙耆提舉兩浙路巡社兼提點刑獄公事制

古者鄉立塢壁。防盜賊之侵已。室家可保。今吾廣其法于天下。又置使者推行之。庶幾姦宄潛消。里閭無

事以爾屢更煩使。蔚有能稱。茲用假爾繡衣之榮。往臨吳會。汝其徧詣提封。申明約束。毋彊不欲。毋縱敗羣。使農安于野。行旅通于塗。則爲稱職。

陳起宗直徽猷閣都大提舉川陝路茶馬制

朕惟馬政不修。無甚今日。軍容廢缺。朕甚憂之。以爾少有俊才。累更幕府。必能爲吾講摘山之利。得充廩之良。協和種羌。貿易無壅。是用進凝嚴之直。爲臨遣之榮。昔衛文公承國遷之後。元年車三十乘。末乃十之。豈區區諸侯之國。而今不及古哉。在爾勉之而已。

知興仁府鄧紹密右文殿修撰制

昔漢陳湯。唐郭元振。皆以不護細謹。卒成功名。故古之論人材者。曰。使信如尾生。廉如伯夷。亦何益于成敗之數哉。爾起于投閒。守此凋郡。而能因時制變。分朕顧憂。糾合民兵。率先諸郡。清資顯秩。本以待功。矧方艱虞。于汝何惜。往服朕命。益勤撫綏。豈無茂恩。觀汝來效。

吳給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制

朕惟齊魯之墟。更此侵陵之變。不復爲郡。逮今逾時。每軫念于夙宵。孰拯民于塗炭。以爾具官某。謀能威敵。勇不顧身。坐修塢壁之嚴。悉保旄倪之衆。勦除羣醜。綏靖一方。爰升次對之聯。仍委藩宣之寄。往圖長算。勿廢前功。

張自牧轉兩官直秘閣京東轉運判官制

朕惟東州經喋血之餘。兵民雜屯。農未皆病。思得奇士。通吾利源。以爾膺特起之招。有非常之略。頃將使指。信著此方。其升延閣之班。仍峻文階之等。往乘軺傳。臨按列城。如飛輓之稍行。則瘡痍之可復。政成來報。朕不汝忘。

進士周義起劉宜孫充大金通問使屬官特授從事郎制

漢使絕域。必求茂材異行之人。唐聘諸蕃。亦用經術通明之士。爾等早游庠序。以學發身。而能臨義慨然。奮身不顧。雖爲人之屬。而任則匪輕。何惜一官。成汝之志。使誠通而好結。則予之所以待汝者。豈止此哉。

傅崧卿黃叔敖中書門下檢正制

朕惟異時宰士。止于中臺之屬。不足以預聞命令之原。故又置檢正之官。以通知三省之政。非夫詳練老成。通知世務者。不在茲選。以爾性資明銳。多所踐更。茲予首以命汝。汝其摘過差。以裨國論。程期會。以扼吏姦。肆觀爾能。尙有殊擢。

上官愔祕書省校書郎制

汝名臣子。少有軼材。方時急賢。當在崇養。今冊府士大夫之冀北也。少休駿足。以適夷塗。

張孝純子頴直祕閣制

爾父身陷敵。而爾母援此爲爾求官。夫延閣之華。朕方澄此選。今以假汝。不謂無恩。惟毋頽家聲。是爲報國。

李長民秘書省正字制

朕懲夫艱危之時。見士大夫無可使者。欲廣儲英俊。時出而用之。以爾種學績文。聲華藉甚。圖書之府。本以養材。柱游其間。觀汝遠器。

黎譯御史臺主簿制

御史府。朝廷風憲之地。以簿領鉤稽于其間者。蓋不輕授。往贊而長。毋失官職。

蘇良冶太常寺主簿制

簿領雖卑。然隸于預聞禮樂之事。非他官比也。非爾通敏。朕不汝除。

蕭倫都水監主簿制

水失其行。隄繇不息。雖勾稽之官。有不得而廢者。今以命汝。往服朕恩。

趙善淑等各可補承信郎制

公族國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而況于國乎。此朕于艱難之時。敦睦之恩。尤不敢替也。汝等幸同屬籍。歲久寢蕃。雖胄出祖宗。信厚皆如麟趾。然身夷編戶。貧者或乘牛車。各命一官。使之從仕。往安爾祿。無負朕恩。

宗子趙彥謨補承信郎制

爾宗室子。學業中程。更此洪恩。宜登仕版。益勤講習。上答所蒙。

謝才等補承信郎制

頃者盜發潢池。南東震擾。汝從民伍。斬敵有功。何惜一官。旌其忠勇。尙圖來效。以稱朕恩。

進武校尉常益等可承信郎制

爾頃因遣使奉勅以從。既返國都。宜酬其績。進官一等。尙勉之哉。

任浹補承信郎制

春秋時。士有死兵者。其家必得仕于其國。蓋責人以所甚難者。其報當爾也。今予以爾從弟某死于城守。褒卹有加。澤之所覃。遂至官汝。嗚呼。汝知夫死者不可復生。而國家之恩。不可妄得也。可不勉哉。

樞密院編修官張灝改宣教郎制

計日而遷。不可秋毫私者。有司之法也。今爾以編削之才。游樞機之府。而略其歲月者。蓋朝廷之恩。往服寵榮。以須甄擢。

知壽州康允之進直龍圖閣制

自軍興以來。師帥之官。聞敵而委城者。相望也。爾以孑然孤壘。屹立于羣盜沸擊之中。得其人心。皆以死奮。坐令反寇奔潰不支。河圖之華。未足旌汝。方稽閔閱。嗣有寵褒。

張昱轉兩官閣門祇候知慈州制

得城則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茲古英主所以收天下豪俊之用也。肆朕臨御。適遭多艱。恨無奇功。

當此醞賞。今乃得汝。尙庶幾焉。進官而兼上閣之華。因仕而付專城之寄。併茲異數。待汝可知。尙旣乃心。無忘予報。

秉義郎甘暉可閣門祇候制

上閣之秩。武臣之高選也。朕常遴擇。不妄假人。以爾材識敏明。忠于奉上。肆加茲寵。以別汝能。尙克祇承。無忘報稱。

承信郎潘璋可閣門祇候制

朕于小大文武之臣。苟材軼于衆者。必思有以表異之。以爾智識敏明。服勤匪懈。茲予試爾以上閣之秩。雖未極褒陞。而于汝輩流則寵矣。可不懋哉。

吳詡改合入官通判本州制

昔令尹子文毀家以紓楚國之難。春秋貴之。爾以小官。與聞郡政。區區城守。懼力不支。願解已官。募兵討賊。訖臻綏靖。其志可嘉。宜辭銓調之勞。就佐一州之政。勉圖來效。稱我茂恩。

呂十昭提舉保甲兼河東提刑制

朕惟河東之民。當敵騎之入。一方凋瘵。士氣索然。思有以作新振起之。以爾擢自稠人。屢更繁使。必能爲吾得被堅執銳之士。揚鉤深致遠之威。雖列職外臺。未殫所蘊。政成來報。朕不汝忘。

劉亞夫何處厚復職與郡制

朕持刑賞之柄。若權衡然。稱物而爲之重輕。不以銖黍私也。爾名在刑書。有年數矣。今而更始。可以自新。其還爾之寵名。以分吾之憂顧。汝知夫復玷缺之艱難也。可不慎哉。

### 建陽知縣黃邦光起復制

晉人墨衰。閔子腰經。然一切從權。有不得而廢者。以爾字遐方之俗。當羣盜之鋒。扞禦征輸。備殫忠力。方爲軍府之賴。遽有家庭之憂。宜奪爾情。姑安厥職。其體藉才之意。無忘移孝之誠。

### 大洪山僧守珍補承節郎制

頃者羣盜鼓行。攻圍城邑。汝營塢壁。招輯鄉閭。旣衛善良。亦除凶慝。其忠可錄。何惜一官。尙勉之哉。毋忘後效。

### 進納陳真可承節郎制

國家用兵。有節者死。有財者輸。所以能濟也。汝入金縣官。蓋知此意。往登仕版。無忝朕恩。

### 信陽軍義士首領孫仲等補秉義郎制

爾等頃以從衆。弄兵潢池。聞朕招攜。幡然聽命。其膺銓錄。以待使令。尙服予恩。無渝所守。

### 向子褒錢豐贈官制

朕惟獯狁亂常。衣冠蒙難。皆吾不足以勝殘。而置汝于塗炭也。故于追錄之際。每加意焉。以爾遭世艱虞。共嬰城守。力全節履。遽沒其身。爰錫閔章。進官三等。英魂如在。尙克享之。



王琪贈武經郎制

頃者姦民侵敗王略。守險旅拒。犯吾顏行。爾以偏裨。出從主帥。先登陷陣。邊沒元身。朕惟死者人之所甚難。而至于以生易死者。非根于忠義。疇克爾哉。是用靈然。進官二等。尙期精爽。不昧欽承。

曾升贈五官與一子恩澤制

朕聞夫死者以身從事。而不得終于牖下也。旣崇以秩。又錄其孤。嗚呼。亦足以明朕意矣。魂而不昧。尙克欽承。

# 浮溪集卷九

## 外制

### 知江寧府宇文粹中落職宮祠安置制

朕惟國家于都會屯兵列戍。又擇重臣臨之者。非以屏王室于平居閒暇之時。亦惟朝廷或出于艱虞。則四方萬里之遠。賴其大拊循之功。以固吾圉。具官某。頃從近弼。出殿大藩。所圖綏撫之良。無負顧憂之託。而威權素奪。巽懦無謀。乃持柄以授人。至委身而就繫。吏戕民死。喋血江壖。朕方窮致亂之繇。用正爾弛防之罪。而一方冤狀。猥自發舒。其鑄秘殿之資。往食真祠之祿。無忘自訟。服我寬恩。

### 知東平府盧益落職宮觀制

朕惟國家有天下。幾二百年。所恃以安存者。繫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之力。一旦事出倉卒。宗社隳危。而四方藩臣赴援者無幾。朕甚傷之。具官某。初無他長。早服顯仕。光被累朝之眷。進登常伯之尊。知人臣有見危致命之忠。在方面有振旅勤王之義。而丁寧靡顧。酣飲自如。逮予踐阼之初。巧作謀身之計。近臣如此。謂疎者何。其鑄延閣之資。往食真祠之祿。茲爲寬典。無重後愆。

### 翁彥國追奪寶文閣學士制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召康公于成王。莅政之初。亦以求賢用吉士爲戒。蓋朝廷安危治亂之分。在于用吉士。小人之間。具官某。本摘山之徒。操駟僮之術。諂事非類。亟汚從班。以妾婦之道爲身謀。以豺狼之心幸時變。比緣巡狩。遣治別都。言念艱虞之未平。務從簡易而安衆。屢加訓敕。非不丁寧。乃並法以爲姦。專阻威而害物。毒流千里。諸路騷然。未明跋扈之誅。已被幽間之戮。不追寵秩。孰慰羣冤。雖旣死之何知。庶將來之可戒。

范訥罷東京留守司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制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迺者朝廷蓋多故矣。其所以寵任汝者。亦豈輕哉。具官某。擢自周行。首膺器使。加以節旄之重。付之管鑰之嚴。所望夙宵。分吾憂顧。乃令彈劾。上達聽聞。謂專懷顧望。而無意勤王。公縱剽攘。而不能戢士。汝尙爲爾。予何賴焉。宜還眷倚之權。往卽省循之地。過而能改。朕不汝忘。

李回秘書少監分司南京制

節義廉恥。朕所望于士大夫也。方國家艱危。于此觀人。而以擇利誤朝。形于言者之牘。汝安取此哉。具官某。奉事兩朝。嘗參三府。旣不能知存亡而雪主之辱。復不能辨正僞而立人之朝。處之恬然。顏亦厚矣。其正名于中秘。以分務于陪京。服我保全。無忘惕厲。

馬忠落龍神衛指揮使降充經制副使制

朕于將帥。待之至者。所以責其忠。望之深者。所以必其勝。具官某。粵從小校。擢領中權。寵任兼隆。在廷莫

比。謂能夙夜分朕顧憂。乃無多算之奇。莫止偏師之敗。全軍退舍。坐失事機。宜鑄衛帥之崇。仍損使權之重。再稽朕命。軍有常刑。

### 惠柔民等押赴河北京東陝西路監當差遣制

人臣策名委質。知忠于所事而已。若夫死生禍福。豈人之所擇哉。爾被選爲郎。分居臺省。國家休戚。何所不同。乃逆料時艱。飄然去國。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毫髮地乎。被邊之州。汝所忌者。姑令而往。當知夫忘身殉國者。未必不安。而小智自私者。不容于幸免也。

### 趙點勒停制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然則挾利懷姦。不知尊上。移所報于他人者。其可使之在服哉。爾受命典藩。仕非不顯。豈有國家之德。不如權貴之恩。駟駿名駒。選充私廐。驚駘下駟。乃及乘輿。悻戾之心。一何至此。斥從民伍。示有朝廷。汝雖至愚。寧不知罪。

### 開封府推官范世延降一官制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人臣所以事君也。爾列官都畿。分守城壁。方此多事。豈容有他。乃亂法以爲姦。專營私而豐己。徇羣小無厭之請。希一時橫得之恩。靡思體國之忠。徒挾耗財之意。不加懲創。孰警貪邪。聊褫文階。用明邦憲。尙圖來效。以贖厥愆。

### 向子誣落職與郡制

汝戚里子。朝廷以六路之權付汝。任不輕矣。謂能夙宵力圖報稱。而肆爲虛誕。行不顧言。私擁衆而多耗邦財。擅補官而不繇王命。姑鑄寵秩。畀以一州。雖汝辯足以欺衆。亦豈能掩至公之論哉。

張瑄散官安置權主管北外承司公事制

古之居官者。官修其方。一日失職。則死及之。爾職在河隄。所當夙夜。乃便安離局。擇利自營。坐使狂瀾。奔流千里。一城被害。民悉爲魚。靖言昏墊之裁。皆汝曠瘼之致。宜申典憲。以謝無辜。聊黜置于散官。俾責成于後效。尙殫爾力。以蓋厥愆。

周懿文散官嶺外安置制

昔季文子有言。見無禮于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故春秋不誅其人。而誅其人之意。豈無說哉。爾服采在廷。官榮祿厚。國家平日。何負汝曹。方君親危急之時。雖釐猶不恤其緯。乃乘時幸變。乾沒自私。以爲無復朝廷之治矣。嗚呼。汝亦士也。何爲而至于此極哉。念本無知。誅之奚益。姑全首領。投畀遐荒。尙保餘生。毋忘予德。

前戶部侍郎邵溥降一官制

古者挈鉞之智。守不假器。出納靡吝。何名有司。屬者國家多艱。泉府政壞。汝受寄委。實爲大農。乃從官吏之營私。不顧邦財之折閱。公形判語。案牘具存。鞠實以聞。宜從薄罰。背公之罪。毋廢省循。

仲輯降三官制

朕觀漢唐宗室以奢貪暴戾失其爵祿而亡其軀者至不可勝數故擇同姓之賢者爲汝曹率庶幾人人信厚如古盛時而近屬之間尙有仲輯朕甚傷之迺者王室多艱宗盟靡振朕于九族惟恐不咸而爾乃以口語紛然爲有司所劾豈朕所以待汝之意哉其示薄懲褫官三等尙思自好無陷非彝

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僕各降兩官制

御史于百官之邪政事之闕皆得糾而言之朝廷所恃以爲安也御史有不能其官者顧獨無責哉頃者戎馬內侵變生都邑鑿輿出狩事執大茲汝曾無一言爲國長慮乃始終和議墮敵計中聞而不懲失政刑矣褫官二等聊著厥辜尙服寬恩無貽後悔

王公亮降兩官放罷制

人臣守法所以事君率意妄陳罰安可道具官某比緣岳狩遣守殿廡方國艱危當思忠恪乃專爲姑息欲利小人無體國之公心懷市恩之私意不加懲艾孰塞僥求聊鑄寵進之階仍解誰何之職其祇予戒以省厥愆

淮東提刑汪師忠降兩官制

朕惟江淮之間羣盜充斥二千石不爲用非部使者躬行其封明于賞誅則民之冤安所赴愬爾幸蒙推擇職在督姦和臣子奉公所當夙夜而棲遲偃仰于國藐然食人之食而憂人之憂者固如是乎姑示薄懲鑄官二等尙無後悔朕不汝容

方聞降兩官衝替制

迺者盜發江壩。一方喋血。汝爲使者。受命督姦。不折其萌。已爲失職。至變成禍。結常力翦除。乃退避以自營。至文移而亦廢。逮臻綏靖。事出他人。方公肆于誕謾。反自論于功伐。事君如此。于汝安乎。宜免所居。仍鑄厥秩。尙爲輕比。無廢省循。

太府卿徐公裕等降兩官制

孟子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謂之賤丈夫。故君子之觀人。在于有所不取。爾服官朝列。惟祿是資。謂能潔己以明污。顧乃乘時而射利。市所臨之公賄。法旣不容。利其直之私贏。義將安據。鑄官二等。聊愧爾心。取予之間。毋忘慎擇。

高衛落職降兩官宮祠制

古者將帥死綏。士大夫死列。有離局失官者。必殺無赦。茲師行有律。而敵不能侵也。具官某。蒙國選掄。分時憂顧。敵兵一入。狼狽出奔。縱力不支。猶當守境。乃委四封之衆。跳驅千里之餘。茲而不懲。何以爲國。雖值纂承之慶。難從赦宥之科。褫爵秩之華資。投宮祠之散地。祇承寬典。無重後愆。

河北經制使馬忠降兩官制

師以氣爲勝。將以勇爲能。古者鑿凶門而出。言有進死而無退生也。具官某。受予推轂。與敵交鋒。旣昧蹇旂陷陳之機。復無以律行師之整。三軍利用。帥則不前。千里折衝。朕將奚賴。宜削褒崇之秩。用明逗撓之

誅軍有常刑。汝無自佚。

### 東南第三將郭實降兩官放罷制

國不知將之任。將不知士之情。兵家之大忌也。爾居軍吏之上。當纖悉必聞。乃賊徒交通。近出麾下。憤眊如此。軍容可知。綏御之材。非而所任。鑄官二等。仍解將權。尙服寬恩。毋忘自訟。

### 京西路轉運副使昌弼降兩官制

漢部使者以六條察郡國之不如法者。所以治人而非治于人者也。爾出分臺綱。舉措專恣。于繩治未有聞焉。而反爲人所劾。豈不負吾任使之意哉。鑄官二官。用懲失職。毋以小罰爲無傷而不戒也。

### 知恩州趙子昉落職降三官制

分臺共理二千石之職也。倘擇利自營。馴致一城之禍者。烏可以不懲哉。爾受命典州。當趨期會。乃慮其官守引日不行。坐使河隄決于所治。提封之內。民悉爲魚。靖言昏墊之裁。皆汝遷延之致。鑄官三等。仍解近班。以謝無辜。猶爲未減。

### 翟汝文降兩官制

漢置部刺史。秩六百石耳。而吏二千石皆察焉。所以尊朝廷也。具官某。幸蒙國恩。出典方面。知奉使有指。所常遵承。而妄引詔書。猥相侵辱。鑄官二等。姑示薄懲。尙鋤而驕。無重後悔。

### 應天府鈐轄王徹降兩官制



趨事赴功。人臣之職也。朕比際戎器。用戒不虞。輦致國都。汝司其役。而屢加程督。偷惰不虔。既稽命以愆期。方便文而謁告。致其用意。安所逃刑。宜鑄二等之階。以示有司之戒。其思往咎。服我寬恩。

應天府十曹黃詔降一官制

樂事勸功。人臣之職也。食焉而怠其事。可乎。爾服采府僚。事官臺省。知常趨期會。而督責靡醇。自干慢令之誅。宜正褫官之罰。尙圖黜免。無重悔尤。

南道總管司屬官詔齊降兩官勒停制

侵官亂法。專命廢忠。人臣之大戒也。爾爲人屬。事有稟承。乃乘禍變。以招權。至用兵民。而攝吏。靖言狂率。常伏典刑。姑示矜容。削官二等。往從民伍。尙省厥愆。

提舉皇城司郭鎮降兩官制

古者周廬千列。以衛至尊。宮正掌王宮之戒令。此其職也。具官幸蒙推擇。委以徼巡。而桎梏之間。誰何不謹。宜懲怠慢。并上兩官。尙究乃心。無貽後悔。

內侍黃逖先降兩官取勘制

古者聽買賣以質劑。雖防民私。蓋朝廷之法也。爾幸蒙官使。曾不服馴。悍驕而貪。蔑視官府。宜鑄爵秩。以警無良。其罪所歸。則從吏治。

知筠州楊允降三官制

誅軍有常刑。汝無自佚。

### 東南第三將郭實降兩官放罷制

國不知將之任。將不知士之情。兵家之大忌也。爾居軍吏之上。當纖悉必聞。乃賊徒交通。近出麾下。憤眊如此。軍容可知。綏御之材。非而所任。鑄官二等。仍解將權。尙服寬恩。毋忘自訟。

### 京西路轉運副使昌弼降兩官制

漢部使者以六條察郡國之不如法者。所以治人。而非治于人者也。爾出分臺綱。舉措專恣。于繩治未有聞焉。而反爲人所劾。豈不負吾任使之意哉。鑄官二官。用懲失職。毋以小罰爲無傷而不戒也。

### 知恩州趙子昉落職降三官制

分憂共理。二千石之職也。倘擇利自營。馴致一城之禍者。烏可以不懲哉。爾受命典州。當趨期會。乃虛其官守。引日不行。坐使河隄決于所治。提封之內。民悉爲魚。靖言昏墊之裁。皆汝遷延之致。鑄官三等。仍解近班。以謝無辜。猶爲未減。

### 翟汝文降兩官制

漢置部刺史。秩六百石耳。而吏二千石皆察焉。所以尊朝廷也。具官某。幸蒙國恩。出典方面。知奉使有指。所常遵承。而妄引詔書。猥相侵辱。鑄官二等。姑示薄懲。尙鋤而驕。無重後悔。

### 應天府鈐轄王徹降兩官制

汝輩。

浮溪集 卷九 外編

一  
三

